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 小 說

(八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舊

(八十)

編 祺 曾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舊小說

己集三 清

東城雜記

厲 鴉

沈正叔

沈大亨。字正叔。號樟亭。宅在清泰門。宋學士文通之後。少爲諸生。博極羣書。善尺牘。百函可立待。而不善舉場之文。以故艱於遇合。中歲遊京師。時華亭徐文貞枋國。知正叔才。欲留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正叔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久居此。遂入貲得楚府典寶。正。昭王雅志典墳。接遇賢士大夫。盡禮。正叔輔導之功居多。昭王春秋漸高。艱於子。一日引正叔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正叔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太息。愈欽重焉。其守正如。此。子宜先字尙行。號芝陽。爲人情至。哀樂過人。長女爲馮太史開之繼室。太史時未遇。食貧不能納禮。尙行闢甥館居之。父子墓石俱太史所撰文也。

前生社公

秀水沈孝廉（德符）景倩敝帚軒剩語云。虞德園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近河壩間土神。人。民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急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且

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爲銓部，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證，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談虎

趙彪詔

僧定因

李安溪說泉州僧定因，膂力絕人，精少林拳棍。弟子習其伎者數百人，每有遠行，輒煮米數斗，盡食之。途中可數日不食。時漳州有虎，獷甚，食人畜無算。太守必欲殪之，集兵士丁壯千人，持利械以往。虎負嵎眈眈，無敢近者。定因適以事至，衆望見之，噪曰：事濟矣。羣走告之。定因曰：殺虎易耳，顧此虎非他比，須鐵鈹五十斤者，乃足制之。遍試無當意者，一纔滿十五六斤，曰：此稍可耳。然不能制其死命，須弟子一人同行，乃可以槍授弟子，已持鐵鈹先之。未至十步外，虎怒騰起數丈，直取定因者三，皆避之。急以鈹擊虎首，虎哮吼，鈹折。呼弟子以槍刺之，自喉達尻，虎立斃。官重賞之，不受而去。時台灣方竊據，漳泉間拳勇少年多往從之，往往得官。定因不屑也。或厚遺之，亦隨手散去。卒以老壽終。

鄧公廟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伺於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否？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於樵。一日不樵，母且飢，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採薪，虎突出叢菁間，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逐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盍導我至廟下。既至。

大話。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爲建祠。額曰鄧公廟。

人虎報

粵西之獠。滇蜀之黎人。苗人。瀕死或死後。有化爲虎者。鎮雄諸苗。王姓尤夥。旣葬旬餘。穴地而出。不知所之。夜聞門外悲嘯。有虎跡。知其爲虎矣。炊斗米覆以雞食之。別施符呪。卽去不復至。苗人將化爲虎。則其人呆木。頸有赤痕如環。趣使就春。可治。去死終亦不遠矣。按淮南子。牛哀以病。七日爲虎。人虎傳。詩人李微。悲憤爲虎。支諾臯。王用食黑魚。冥謫爲虎。苗人黎人。以變虎爲常。而苗部又頻見於王氏。皆不可解。康熙三十四年。黔粵界上賣柏香夷人。卒聞虎嘯。乃在百尺塹溝中。搶地作乞憐狀。夷人日莫且還。愴然曰。爾毋反噬。何難脫爾於險耶。集取緣厓竹樹投之。一時風沙卷地。虎已額抵夷人。懼而反走。虎啣歸穴中。置南面。率兩子北。以豕一獻。夷人熾火食訖。虎與子徐食其餘。夷人欲去。虎使其子守之。詰朝復以巨囊獻得白金百餘兩。衣履畢具。導之出山。繞而前者數四。他日夷人拽履過水西之拖泥城。一人遽前呼曰。是殺吾父者。土司詰之。以履爲徵。具道賣柏香時事。土司怒其妄。命殺之。虎自峯頂踏民居。直突刑行者。嚙斷其縛。背負夷人而去。一時歌謠小說家。題爲人虎報云。

某家村兒

淨圓和尚說湖州金山下某家村。一兒年十五六。被虎食。其母憂思成病。且篤。一日忽起坐。作其子聲。叫痛不已。且曰。某勿過悲。此是兒大數也。父問爲誰。曰。父不認兒耶。父曰。旣是吾兒。何爲憑母作祟。答云。不敢。但念母思兒不置。適大某他去。得間歸。一慰母耳。大某者。衆俚稱虎之號。不敢斥言虎也。父因問其詳。

答云。初被傷。痛不可忍。且卽有一重役。凡新僂至。令致一僂舁一大網。卽脫一僂矣。舊僂見新僂。喜不勝。其網甚重。用以羅人而食者。且言此方被食者。皆不得脫。俱受役於彼。彼若他往。則送之界。來則羣迎之。衆僂亦不寂寞矣。又言被傷者。切不可用棺焚之。旣欲負棺。又欲舁網。甚苦。故山中。人亦有禁例。不得用棺云。又言某某俱在。俱欲見其家人。父幸呼來。其父徧語村中人。村中被害者。約五十餘家。俱來會。則其母各作其人之言。相泣告語。一日夜始甦。媪病尋愈。卒無恙。時萬曆戊戌春事也。

朱龍川莊

黃汝間界河朱龍川莊。有空宅。其家避虎徙出。而虎入生三子於中。復去掠食飼子。一木工行道。會且暮。避虎入宅。而見小虎。詫曰。此虎穴而吾入。去與住皆死。幸有戶。猶可恃。乃集木石支持之。虎果至。見戶閉。大怒。吼如雷。乃反臀相攻。戶破。尾臀皆入。工拔腰斧斷虎尾。兼斫其臀。虎躍去道傍死。工不知。但聞女啼聲。遙相問答。知爲虎負來者。虎愛子。必食以鮮肉也。因小開戶。納女。明發。行者稱虎死。始出。擔三小虎。攜女返。詣麻邑。言狀。令壯之。卽以女室工。而小虎皆從。刃。王行甫曰。虎攻戶。以臀實足。媒工師之斧。傳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工有焉。莽史曰。虎往往爲人。作男女之合。往見小說有云。豈是美人變虎來。美人原是胭脂虎。殆以類從者歟。然則世之撮合山。馬泊六。明眼人盡作虎觀可也。

灤陽銷夏錄

老學究

紀 昫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

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呂四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爲。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千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衆共褫衣沓。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悲。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尙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褲。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遶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構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犂。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

四、奮然去。

呂道士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慍形於色。滿坐爲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娓娓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吻吻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不是。忽噴目曰。尙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衆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癡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衆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卽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真仙。迂儒又以爲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徑門戶。語貴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僧善幻術

有僧游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搏泥爲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

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募方卸妝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歎浴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旣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後得一訓導，竟終於寒氈。

胡維華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衆謀不軌，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青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分兵爲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則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僞官，事已洩，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髻鬣不遺。初維華之父雄於貲，喜周窮乏，亦未爲大惡。鄰村老儒張月坪有女豔麗，殆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爲妾理，乃延之教讀。月坪父母樞在遼東不得返，恆戚戚，偶言及，卽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其讎也，官以謀殺勘，卽爲百計申辯得釋。一日，月坪妻攜女歸寧，三子並幼，月坪歸家守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爲驚悼，代營喪葬。且時周其妻女，竟依以爲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與謀，輒陰沮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爲妾意，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李太學妻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恆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媪能

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應償二百鞭耳。今妒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褻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竊見冥籍，不敢不相聞。妻哂曰：死媪謾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曾經略莫洛邊王輔臣之變，亂黨蜂起，李歿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恰歸韓公，妾蓄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粧台前，自褻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爲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樹爾飼犬豕，妻憚死，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以明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猶顯易其位也。明季嘗遊襄鄧間，與術士張鴛湖同舍。鴛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私語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者，妾作妾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親族不能判。首之官，官怒爲妖妄，笞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二格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所殺。我卽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

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調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真凶。我魂恆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之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尙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聞。論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饃爲活。忽高唱賣饃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青縣農家少婦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離。恆相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蕩。然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遇劫盜。身受七刃。猶詬詈。卒不污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嬖之私。形於動靜。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團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真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往。欲乞辭官。祿爲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爲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此康熙

末年事。姚安公能舉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某生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磬折對嶽神語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嶽神拂然曰。二人畏死忍恥。尙可貸。某生活二人。正爲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悸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莫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皆實非婦人也。前明天啓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宮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一曰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兩無夫之婦。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沈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鉗其耳。漸可受珥。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宮禁。並白皙。溫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爲恃寵驕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偕老。然實巧言誘脅。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鬼藏藥帖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爲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息息恍惚。有人跪燈下曰。公勿笞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卽公爲臬司時。平反得生之囚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尙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爲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公鎮烏魯木齊。日親爲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悉世情矣。

杜生村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貪富室之賄。鬻其養媳爲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年。義不再適。度事不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無可栖止。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廟祝踉蹌醉歸。橫臥門外。翁姑追至。問蹤跡。廟祝謔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訟官。乃得不鬻。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于氏

于氏。肅寧舊族也。魏忠賢竊柄時。視王侯將相如土苴。願以生長肅寧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謝。爲姪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強邀至家。面與議于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猝不能決。託言父在。難自專。忠賢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卽致太翁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

課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爲孔子曰諾。一爲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構思。忽扣門驚醒。得子書。恍然頓悟。因覆書許姻。而附言病頗棘。促子速歸。肅寧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劇猶未散。于生匆匆束裝。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帳相屬。抵家後。父子俱稱疾不出。是歲爲天啓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敗。竟免於難事。定後。于翁坐小車徧遊郊外。曰吾三載杜門。僅博得此日看花飲酒。豈乎危哉。于生瀕行時。忠賢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婦識我面。于氏於余家爲表戚。余兒時尙見此軸。貌修偉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顴微露。頰微狹。目光如醉。臥蠶以上。赭石薄暈。如微腫。衣緋紅。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荔姐

滿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爲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塔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纜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爲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尙隨之。已發狂譫語。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癲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爲狂且戒。

狐助孝婦轉磨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麵爲業。得餘麵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恆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歿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

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爲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郭六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爲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旣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爲賣花。）鄰里趨趨囁嚅，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遊。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覲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爲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剉矣。縣官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況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予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紅柳娃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恆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爲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而泣。繫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驀澗越山去。然其巢穴棲止處。終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魃。蓋憔悴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因呼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細視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蜉人。鑿然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有之。

奴子魏藻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卽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曰。來往人衆。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旣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刹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目睽睽如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啓。突然衝入。觸一少女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擣衣杵。亂捶其股。氣結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婿。共相驚笑。次日以牛車載歸。臥牀幾兩月。當藻來去時。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刹。亦未見有少女。豈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冶遊。路遇

婦女必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

縊鬼求代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榜曰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爲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於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扇輪。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於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爲所見。伏不敢動。竊於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塔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栗。皆僵於門內。不敢出門。爲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爲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婢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縊覺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尙爾哉。其沈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獻縣史某

獻縣史某。佚其名。爲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齷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鄰人曰。爲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爲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尙未付。何不可贖。卽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頷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殺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污人婦女。則實不能爲。飲啖訖。掉臂徑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秫籬。

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剗然有聲。後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斃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尙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獻縣村民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晟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山西商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爲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衆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爲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

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骨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爲恨耳。楊曰。君且爲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敵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鐳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慚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農夫陳四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卽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笞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尙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俾養其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虎峯書院縊鬼

烏魯木齊虎峯書院舊有遣犯婦縊窗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窗內承塵上窸窣有聲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讐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微聞嘆息聲俄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尙無恥耶遂退入陳滅燭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遊陳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其僕寢於外室夜恒囁語久而漸病瘵垂死時陳以其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爲婿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移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牆之下

廖姥

廖姥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飢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禮體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筭鑰理庖廚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於廢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毋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

之哉。

女巫郝媪

女巫郝媪，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衆。實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媪，代爲刺探隱事，以售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餽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爲女，汝尙不悟耶？」婦不知此事，先爲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於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與人雜處，實各自服氣鍊形，豈肯與鄉里老嫗爲緣，預人家瑣事？此媪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乃託其名於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其共知其姦，因縷數其隱惡，且併舉其徒黨姓名，語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

狐女

張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爲妾者，別營靜室居之，牀帷器具，與人無異，但自有婢媪，不用張之奴隸耳。室無纖塵，惟坐久覺陰氣森然，亦時聞笑語，而不覩其形。張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請一見，皆不許。一日張固強之，則曰：「某家某娘子猶可，他人斷不可也。」入室相晤，舉止嫺雅，貌似三十許人，詰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忤耳，室故無他也。」後張詰以獨見是人之故，曰：「人陽類，鬼陰類，狐介於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恆以夜，白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某娘子陽氣已衰，故吾得見。張惕然曰：「汝日與吾寢處，吾其衰乎？」曰：「此別有故，凡狐之媚人有兩途者，一曰蠱惑，一曰夙因。蠱惑者，陽爲陰蝕，則病蝕盡則死。」

夙因則人本有緣。氣自相感。陰陽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蠱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蠱惑者亦必自稱夙因。但以傷人不傷人。知其真僞。後見之人。果不久下世。

師犬堂

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稍近輒人立怒齧。一日過關展七達坂。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曠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爲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雪騎驅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其實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故以計殺之。而託詞於盜。想當然矣。余收葬其骨。欲爲起冢。題曰義犬四兒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鐫姓名於胸臆。曰趙長明。曰于祿。曰劉成功。曰齊來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僅題額諸奴所居室。曰師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爲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爲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盡。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

雙塔村疑案

獻縣城東雙塔村。有二老僧共一庵。一夕有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啓。呼亦不應。鄰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

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數十金，亦具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公千鍾來驗。一牧童言村南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然皆無傷。粟公曰：「一物不失，則非盜。年皆衰老，則非姦。邂逅留宿，則非讐。身無寸傷，則非殺。四人何以同死？四屍何以並移？門扃不啓，何以能出？距井篤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鞫人，不能鞫鬼。人無可鞫，惟當以疑案結耳。徑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公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卽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憤憤，吾正服其憤憤也。

張氏姑婦

寧津蘇之庾，言丁卯夏，張氏姑婦同刈麥。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風從西來，吹之四散。婦怒，以鎌擲之。灑血數滴，漬地上。方共檢尋所失，婦倚樹忽如昏醉，魂爲人縛至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婦，乃敢傷我吏，速受杖。」婦性素剛，抗聲曰：「貧家種麥數畝，資以活命。烈日中，婦姑辛苦，刈甫畢，乃爲怪風吹散，謂是邪祟，故以鎌擲之。不虞傷大王使者。且使者來往自有官路，何以橫經民田，敗人麥？以此受杖，實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詞直，可遣去。」婦蘇而旋風復至，仍捲其麥爲一處。說是事時，吳橋王仁趾曰：「此不知爲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謂之正直可矣。」先聽膚受之愬，使婦幾受刑，謂之聰明，則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婦愬其冤，神卽能鑒，是亦聰明矣。倘訴者哀哀，聽者憤憤，君更謂之何？」子庾曰：「仁趾責人無已時，荔田言是。」

天竺僧入冥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大公廡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

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見一吏去官稍遠。是舊檀越。因合掌問訊。是悉何人。吏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曰。自無始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即不食人。如是曉曉。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淪不返。無閒地獄。已不能容。乃牒下閻羅。欲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禍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作。冥司業鏡。罪有攸歸。其最爲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是以清我泥犂。供其湯鼎。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先爲差別。然後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鬻割烹炮。卽化爲烏有。業者重者。拋餘殘骨。吹以業風。還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月化形數度。剗剔燔炙。無已時也。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無此慮。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卽僧告其姪。而明心在寺得聞之。雖語頗荒誕。似出寓言。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

粵東異僧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斫以刀。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

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變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媒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欻然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椎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黥窟十餘年，蓋亦非偶矣。

護持寺農家二牛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栗，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飢，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果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廄，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爲余言。東堂卽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齊舜庭

齊舜庭，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繩繫刀柄，擲傷人於兩三丈外。其黨號之曰飛刀。其鄰曰張七，舜庭故奴視之，強售其住屋廣馬廄，且使其黨恐之曰：不速遷，禍立至矣。張不得已，攜妻女倉皇出。

莫知所適。乃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逼，窮迫無路，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迤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灶丁，助之曬鹽，粗能自給。三四載後，舜庭劫餉事發，官兵圍捕，黑夜乘風雨脫免。念其黨有在商舶者，將投之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夕饑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扣門。一少婦凝視久之，忽呼曰：「齊舜庭在此。」蓋追緝之牒已急遞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集，舜庭手無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婦卽張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庭已變服，人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如是我聞

紀 昀

拆字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讖多離合點畫，至宋謝石輩始以是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尙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拆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屬君矣。」里字拆之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士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獲譴，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余書董字使拆。董曰：「公遠戌矣，是千里萬里也。」余又書名字，董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爲夕，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君，亦類召，必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爲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爲辛卯，夕字卯字偏旁亦相合也。」果從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還京，蓋精神所動，鬼神通之。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撲蓍灼龜事同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南皮令

南皮令居公鉉。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歲。擁貲既厚。乃援例得官。以爲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任。乃憤憤如木雞。兩造爭辯。輒面頰語澀。不能出一字。見上官進退應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組。日夢蓬首垢面人。長揖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矣。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夙冤耶。抑卽昌黎所送之窮鬼耶。

心鏡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過嶽廟。朱扉嚴閉。而有人自廟中出。知是神靈。膜拜呼上聖。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貴神。右臺司鏡之吏。費文簿到此也。問司鏡何義。其業鏡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暖。情僞萬端。起滅無恆。包藏不測。幽深邃密。無迹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韜鬼蜮。隱隱未形。業鏡不能照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合議。移業鏡於左臺。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臺。照僞君子。圓光對映。靈府洞然。有均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壤者。有溷濁如泥滓者。有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蠶者。有如狼虎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祕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澈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鏡側。籍而記之。三月一達於嶽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則責愈嚴。術愈巧。則罰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瘴惡不一。惟震夷伯之廟。天特示譴於展氏。隱隱故也。子其識之。士人拜授教。歸而乞道光書額。名其室曰觀心。

李家窪佃戶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窪佃戶董某父死。遺一牛。老且跛。將鬻於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臥。牽挽鞭箠。皆不起。惟掉尾長鳴。村人聞是事。絡繹來視。忽劉某鄰叟憤然至。以杖擊牛。曰。渠父墮河。何預於汝。使隨波漂沒。充魚鱉食。豈不大善。汝無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餘年。致渠生奉養。病醫藥。死棺斂。且留此一墳。歲需祭掃。爲董氏子孫無窮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何爲。蓋其父嘗墮深水中。牛隨之躍入。牽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聞之大慚。自批其頰曰。我乃非人。急引歸。數月後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風。與東方朔救漢武帝乳母事。竟闔合也。

選人

琴工錢生。以鼓琴客裘文達公家。滑稽善諧戲。因面有癩風。皆呼曰錢花臉。來往數年。竟不能舉其里居名字也。言一選人居會館。於館後牆缺。見一婦甚有姿首。衣裳故敝。而修飾甚整潔。意頗悅之。館人有母年五十餘。故大家婢女。進退語言。均尙有矩度。每代其子應門。料其有幹才。賂以金。祈謀一晤。對曰。向未見此。似是新來。姑試偵探。作萬一想耳。越十許日。始報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貧故忍恥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來。乞勿秉燭。勿言勿笑。勿使僮僕及同館聞聲息。聞鐘聲。卽勿留。每夕贈以二金足矣。選人如所約。已往來月餘。一夜鄰弗戒於火。選人惶遽起。僮僕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牽帳曳茵褥。旬然有聲。一裸婦墮榻下。乃館人母也。莫不絕倒。蓋京師媒灼最姦黠。遇選人納賂。多以好女引視。而臨期陰易以下材。覺而涉訟者有之。幕首入門。背燈障扇。俟定情後始覺。委曲遷就者。亦有之。此媼狃於

鄉風。竟以身代也。然事後訪問四鄰牆缺外。實無此婦。或曰魅也。裘文達公曰。是此媪引致一妓。炫誘選人耳。

閩縣令

莆田林生霈言。閩中一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羣盜破扉而入。一媪驚呼。刃中腦仆地。僮僕莫敢出。巷有邏者。素弗善所爲。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錦衾蒙首臥。盜掣取衾。見姣麗如好女。嘻笑撫摩。似欲爲無禮。中刃媪突然躍起。奪取盜刀。徑負是子奪門去。追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劫去。縣令怪媪已六旬。素不聞其能技擊。何勇鷲乃爾。急往尋視。則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後執役土神祠。聞公被劫。特來視。官貲是公刑求所得。冥判飽盜囊。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則盜罪當誅。故附此媪與之戰。公努力爲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臥。救蘇問之。懵然不憶。蓋此令遇貧人與貧人訟。剖斷亦頗公明。故卒食其報云。

王某會某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會某素相善。王豔曾之婦。乘會爲盜所誣。引陰賄吏斃於獄。方營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輟其謀。擬爲作功德解冤。旣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乃迎會父母妻子於家。奉養備至。如是者數年。耗其家貲之半。會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益謹。又數年。會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會母臨歿曰。久荷厚恩。來世何以爲報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陳其實。乞冥府見會爲解釋。母慨諾。會父亦手作一札。納會母袖中。曰。死果見兒。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王爲會母營葬。督工勞倦。假

寐壙側。忽聞耳畔大聲曰。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子。後竟得善終。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猶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矣。亦足爲悔罪者勸也。

呼圖壁

烏魯木齊巡檢所駐曰呼圖壁。呼圖譯言鬼。呼圖壁譯言有鬼也。嘗有商人夜行關中。見樹下有人影。疑爲鬼。呼問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結伴耳。因相趁共行。漸相款洽。其人問有何急事。冒凍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藥餌恐不給。故往送還。是人卻立樹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聞公言。乃真長者。吾不敢犯公。願爲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諦視乃一無首人。慄然卻立。鬼亦奄然而滅。

張雪堂

外叔祖張公雪堂。言十七八歲時。與數友月夜小集。時霜蟹初肥。新菖亦熟。酣洽之際。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藍衫。躡鑲雲履。拱手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把酒持螯。請附末坐可乎。衆錯愕不測。姑揖之坐。問姓名。笑不答。但痛飲大嚼。都無一語。醉飽後。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聳身一躍。屋瓦無聲。已莫知所在。視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餅。約略敵是日之所費。或曰仙也。或曰術士也。或曰劇盜也。余謂劇盜之說爲近之。小時見李金梁輩。其技可以至此。又聞竇二東之黨。二東獻縣劇盜。每能夜入人家。伺婦女就寢。脅以刃。禁勿語。併衾褥捲之。挾以越屋數十重。曉鐘將動。

仍捲之送還。被盜者惘惘如夢。一夕失婦。家伏人於室。俟其送還。突出搏擊。乃一手揮刃格鬪。一手擲婦於牀上。如風旋電掣。倏已無蹤。殆唐代劍客之支流乎。

奇門遁甲

奇門遁甲之書。所在多有。然皆非真傳。真傳不過口訣數語。不著諸紙墨也。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曾訪一友。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觀一戲劇可乎。因取橙十餘。縱橫布院中。與清遠明燭飲堂上。二鼓後。見一人踰垣入。環轉堦前。每遇一橙。輒蹣跚努力良久。乃跨過。始而順行。曲踊一二百度。轉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極。踣臥。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詰問何來。叩首曰。吾實偷兒。入宅以後。惟見層層皆短垣。愈越愈不能盡。窘而退出。又愈越不能盡。故困頓見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謂清遠曰。昨卜有此偷兒來。故戲以小術。問此何術。曰。奇門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禍。君真端謹。如願學。當授君。清遠謝不願。友太息曰。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絕矣。意若有失。悵悵送之返。

雲居寺書生

益都朱天門言。有書生僦住京師雲居寺。見卜童年十四五時。來往寺中。書生故蕩子。誘與狎。因留共宿。天曉。有客排闥入。書生窘愧。而客若無睹。俄僧送茶入。亦若無睹。書生疑有異。客去。擁而固問之。童曰。公勿怖。我實杏花之精也。書生駭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與魅不同。山魃厲鬼。依草附木。而爲祟。是之謂魅。老樹千年。英華內聚。積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結聖胎。是之謂精。魅爲人害。精則不爲人害也。問花妖多女子。子何獨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問何爲而雌伏。曰。前緣也。又問人與草木安有緣。慚沮良久曰。

非借人精氣不能煉形故也。書生曰：然則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艷然去。書生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其人蓋天門弟子，天門不肯舉其名云。

申鐵蟾

申鐵蟾名兆定，陽曲人。以庚辰舉人官知縣，主余家最久。庚戌秋在陝西試用，忽寄一札與余訣，其詞恍惚迷離，抑鬱幽咽，都不省爲何語。而鐵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幾計音果至，既而見邵二雲贊善，始知鐵蟾在西安病數月，病愈後入山射獵歸，而目前見二圓物如毬，旋轉如風輪，雖瞑目亦見之。數日忽爆然裂，二小婢從中出，稱仙女奉邀，魂不覺隨之往。至則瓊樓貝闕，一女子色絕代，通詞自媒。鐵蟾固謝，託以不慣居此宅，女子薄怒，揮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餘，目中見二圓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別構一宅，幽折窈窕，頗可愛。問此何地，曰佛桑，請題堂額。因爲八分書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義，而意不自持，遂定情。自是恆夢遊，久而女子亦晝至，禁鐵蟾勿與所親通。遂漸病，病劇時，方士李某以赤丸餌之，嘔逆而卒。其事甚怪，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時作也。鐵蟾聰明絕特，善詩歌，又工八分，馳騁名場，翛然以風流自命，與人交，意氣如雲，郵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終，妖以人與象，由心造，才意高廣，翻以好異隕生，其可惜也夫。

彭杞女

吉昌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與其妻皆病瘵，妻先歿，女亦垂盡。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顧女，乃棄置林內，聽其生死，呻吟淒楚，見者心惻。同遣者楊煢，語彭曰：君大殘忍，世寧有是事。我爲昇歸療治，死則我葬，生則

爲我妻。彭曰：大善。卽書券付之。越半載，竟不起。臨歿，語楊曰：「蒙君高義，感沁心脾。緣伉儷之盟，老親慨諾。故飲食寢處，不畏嫌疑。搔抑撫摩，都無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薦枕衾。實多愧負。若歿而無鬼，夫復何言？若魂魄有知，當必有以奉報。」嗚咽而終。楊涕泣葬之。葬後，夜夜夢女來，狎昵歡好。一若生人，醒則無所睹。夜中呼之，終不出。纔一交睫，卽弛服橫陳矣。往來旣久，夢中亦知是夢。詰以不肯現形之由，曰：「吾聞諸鬼矣。人陽而鬼陰，以陰侵陽，必爲人害。惟睡則斂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形不接，乃無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歸之後，不知其究竟如何。夫盧充金盃，於古嘗聞。宋玉瑤姬，偶然一見。至於日日相覲，皆在夢中，則載籍之所希睹也。」

北峯童子

族祖黃圖公，言嘗訪友至北峯。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秫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髻豔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秫葉深處，有屋三楹，闕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旣洽，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貌猙獰，橫施強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久而漸蘇，則身臥荒煙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連貴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持券哀呼於市，願以幼女賣爲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爲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曰連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

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亦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圉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秦人，本胡姓，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聞父母爲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秦又驛路所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爲點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飽食酣眠，不稱點綴，可恨也。邊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四語乃劉知幾史通之文，符生事見洛陽伽藍記，葛亮事見魏書毛修之傳，浦二田註史通，以爲未詳，蓋偶失考。）史傳不免於緣飾，況傳奇乎？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所謂佳人半出虛說，此婢雖粗，儻好事者按譜填詞，登場度曲，他日紅氍毹上，何嘗不鶯嬌花媚耶？先生所論，猶未免於盡信書也。

秦州任子田

秦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沈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奄奄臥疾，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卽顧郟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追話冥司事，子

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虎神

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處。言其鄉有貧極棄家覓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卽迷路。石徑崎嶇。雲陰晦闇。莫知所適。姑小坐樹下。俟天晴。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猗猗偉岸。有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卽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爲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至一處。噉然長嘯。衆虎岔集。其人舉手指揮。語啁嘶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嶺者。虎躍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卽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凶暴無人理。然攘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又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卽懷中所攜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身。故爲所啖。爾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輟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佑之。非以爾叩拜求哀也。勉修善業。當尙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張媪之父。與是人爲親串。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虐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媪言。爲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某知府女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窗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啓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爲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隣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子，瀉血於盎，未竟也。夢中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愴欲絕，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存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筯，每歲恆割雞七八百，蓋殺業云。

訟縣吏

從伯君章公言前明青縣張公十世祖贊祁公之外舅也。嘗與邑人約，連名訟縣吏，乘馬而往，經祖墓前，有旋風撲馬首，驚而墮。從者昇以歸，寒熱陡作，昏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將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語曰：爾勿祈禱，撲爾馬者我也。凡訟無益，使理曲何可訟，使理直公論具在，人人爲扼腕，是卽勝矣。何必訟，且訟役訟吏爲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輩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吾是以阻爾行也。言訖，仍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則霍然矣。旣而連名者皆敗，始信非譖語也。此公聞於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與人涉訟，蓋守此戒云。

貴州令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勒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爲天下窮官

吐氣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併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所爲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巫視鬼

許文木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卽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嘗遣某姬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誰謂冥冥中可墮行哉。

佐治藥言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爲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治藥言二卷。中載逸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懺。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隕。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窗竊窺。見一吏

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心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斂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爲台州。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爲寧波。疊毆致死一案。初擬情實。旋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爲捐生之烈魄。老翁爲壘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善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下。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併碎劉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挈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刺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託其侵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縣幕。夢神人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不妄。又所記囚關絕祀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鞫實爲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

上鉤鳴。帳微啓。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鉤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臯陶。此獄實爲難斷。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鄉媪

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爲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吾鄉一媪。無故率婢媪數十人。突至鄰村一家。排闥強劫其女去。以爲尋釁。則素不往來。以爲奪婚。則媪又無子。鄉黨駭異。莫解其由。女家訟於官。官出牒拘攝媪。已攜女先逃。不能踪跡。同行婢媪亦四散。逋亡纍纍。多人輾轉推鞠。始有一人吐實曰。媪一子病瘵垂歿。媪撫之慟曰。汝死自命。惜哉。不留一孫。使祖父竟爲餒鬼也。子呻吟曰。孫不可必得。然有望焉。吾與某氏女私暱。孕八月矣。但恐產必見殺耳。子歿後。媪咄咄獨語。十餘日。突有此舉。殆劫女以全其胎耶。官撫然曰。然則是不必緝。過兩三月自返耳。屆期果抱孫自首。官無如之何。僅斷以不應重律。擬杖納贖而已。此事如兔起鶻落。少縱卽逝。此媪亦捷疾若神矣。安靜涵言。其攜女宵遁時。以三車載婢媪。與己分四路行。故莫測所在。又不遵官路。橫斜曲折。歧復有歧。故莫知所向。

且曉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娩。乃稅宅。故莫迹所居。停其心計。尤周密也。女歸爲父母所棄。遂偕媪撫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溱洧。故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焉。

善訟

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猝不得分明。欲靜坐搆思。乃戒毋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妻先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搆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例。鄰子乘間而來。亦襲爲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甲乙夙怨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謀傾甲。甲知之。乃陰使其黨某。以他途入乙家。凡爲乙謀。皆算無遺策。凡乙有所爲。皆以甲財密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任者皆退聽。乃乘間說乙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然銜之實刺骨。以力弗敵。弗敢嬰。聞君亦有讐於甲。故效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者。固以報知遇。亦爲自謀也。今有隙可抵。盍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爲甲行賂。無所不曲。到。寔既成。僞造甲惡迹。及證佐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庭鞫。則事皆子虛。烏有證佐。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戍。憤恚甚。以暱某久。平生陰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死時誓愬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爲甲反間。各忠其所事。於乙不爲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贛謂越王曰。

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信哉。

槐西雜志

紀昀

土偶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檐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擲。若將搏噬。時男子皆出外守場圃。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搦強污之。方躍上短牆。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牆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昏仆。不知人。牆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恆五鼓出擔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使駭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僞鬼。誤爲真鬼。驚踏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日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何獨置此家牆外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共釀金以祀。其惡少爲父母昇去。困臥數日。竟不復蘇。

狐突祠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塗神祠。土人奉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爲狐突祠。元中統三年勅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平。故突轉爲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滴血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

其索還贖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真贖，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答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贖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即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某公姬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臥。某公穴窗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覲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煙繞汝爲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淚落入俎，煙果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溫庭筠達摩支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床各夢哉？」

孫端人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琖。狀若朶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琖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盃。夜以小兒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爲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爲余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唐打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人。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虎。不能除此患也。休寧戴東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略略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啓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尙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闕。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絕

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閤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楊生

文安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遇強暴，乃精習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城，偶獨游陶然亭，遇二回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噉，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挾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按一人，並踣於地，以足踢背，各解帶反接，抽刀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并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污人多矣，吾爲孱弱童子復讐也。徐釋其縛，掉臂徑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竄去。乃爲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爲，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某孝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多來往青樓中。然倚門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稱也。）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合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爲捐金治裝，且爲其家謀薪米。孝廉感之，握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尙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冶蕩，必不能作良家。

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閉閨閣。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仳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爲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哉。

囊家

黎荇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爲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衆。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實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無可置詞。既而曰。既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訴官。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卽就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錠。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己橐以償。頗自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歿已數月矣。

張四喜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翁嫗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嫗言往塞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他往。久而漸覺其爲狐。恥與異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

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讐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載。病死。無棺以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冒四喜無良。狐女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冒狐女瞋視曰。父母冒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冒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往。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往往於盎中篋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字雖村叟。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學使姬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飢。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齧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覲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揮淚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睹。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容一相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閩中。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媪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樓上。凝立良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則摺住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恥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絕勢窮。然後

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纏綿，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爲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善之道哉。

朱某婢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黠，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爲妾，頗有心計，摒擋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爲誰？朱笑曰：爾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爲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狐女，君九世前爲巨商，我爲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冥譴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遺，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後，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爲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磔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理之，卒爲此僕竊發，剝賣其皮，朱知爲夙業，浩嘆而已。

張子儀

樹樞又言：梁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見貯酒巨甕三，皆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啓封，尙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須飲盡方死耳。既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

一日謂所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說。信有之乎。

葉守甫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書大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庇蔭。雨止即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蝸窟。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直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即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某家婦

戈荔田言。有婦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窘迫無計。亦悲而自縊。家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啓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爲厲。吾今還爾命。婦不答。徑前撲之。陰風颯然。條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代。然子婦無讐。姑理尤無以姑爲代理。是以拒姑返。幽室沉淪。悽苦萬狀。姑慎勿踏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

七日。戈傳齋曰：此婦此念，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良允。然傳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嘆焉。

城隍祠

翰林院供事茹某（忘其名，似是茹鋌）言：曩訪友至邯鄲，值主人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臥神座前，一賣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涼，聞殿中有人聲，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將死，未絕之頃，尙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衆噪隨其後，狐不投己穴，而投里許外一鄰穴，衆布網穴外，薰以火，闔穴皆殛，而此狐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實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卜者戲言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實告，不虛。此人卽某甲也。聞之，悲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踰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年餘，有嫗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

叔及寡嫂也。嫗暴卒，無以斂。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尙未娶，衆爲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鄰女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爲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冒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窗扉震怒，羣狐合譟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舊家子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憇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

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誑。自問已慚。况公論俱存。誑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誘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景河鎮某甲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與妻共詣之。邀歸助饔。至中途憩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去人篤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饑婦踣於途。碎其瓶壘。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具陳狀。衆口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迭淫焉。瀕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爲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祕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卽散。無從知爲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饑婦之踣。不先不後。豈非是若或使之也哉。

鬼求長隨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踣而滅。望一家

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爲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澀。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卽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閒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飢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泫然曰。妾實非人。卽某妻也。爲某不能贍子女。故冒恥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蠱官而病民可知矣。

廖太學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窗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撈掠。窺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業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箠。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沈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見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毋乃黠鬼幻形。給求經懺耶。姬見廖疑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誌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能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爲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嵩山鬼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噤而醒。偃臥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譎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尙不知也。旣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王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沈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爲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衆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爲合盃可乎。酬酢喧雜。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代何許人也。

畫像變幻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搗疊鼓。卻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

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爲負死友者戒乎。

狐女避難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暱一狐女。初遇時。以二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使出。嫵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剪去。從此遂絕。意恆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曰。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卽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爲脯。血肉旣啖。精氣亦爲所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攘之以歸。妾畏羅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煉形。又須二三十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恚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入悖出自作之愆。殺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爲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曾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卽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張某瞿某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樸愿。以

爲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何耶？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婦嫁，卽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爾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讐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狐友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爲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爲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井然，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爲巨室，君爲司出納，因其倚信，侵食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夕準宿妓之價，銷金五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餽品示謝，甚精腆，計其所值，正合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田村農婦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遇於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擲且詈。書生皇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

與寢處。艸艸息燈。遽相嫖戲。忽電光射窗。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窗。聞叻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與強污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卽斷。此遇天神立殛之。抑彼尙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崔生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攜孥有意外。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復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婦登樓。彌增怛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愍其流落。延爲子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爲經紀。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掃治別室。意甚匆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廉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迓。囑隨某官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歲鬻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卽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倘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答。惟趣爲生治裝。瀕行。翁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恆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自合爲君料理。但山川緜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

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富家婢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曠一婢。寵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妒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僮。嚮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僞向女僮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僮家。卽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行。則行。捺之臥。則臥。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爲憤恚痰迷。然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果與嫡操刃鬪。屠一羊。灑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人度不可隱。乃以實告。急往尼菴迎歸。癡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僮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爲主母見。恆藏匿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爲誕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能層層

攙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尙稍近事理乎。

姑妄聽之

紀昀

靈佑宮道士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爲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略具酒果。中央則陳一棋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呦呦嚶嚶音如五六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傳奇以一折爲一齣。古無是字。始見吳任臣字彙補註。曰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廢。今亦從俗體書之。瞥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衆人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置鷄卵數百。白酒數罍。戛然樂止。惟聞舖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衆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起已攜童子去。

野人

烏魯木齊遣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騾。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爲夾壩。西蕃以劫盜爲夾壩。猶額魯仲之瑪哈沁也。漸近則長皆七八尺。身毳毳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啁啾不可辨。知爲妖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狀。推挾人於

脇下而驅其驟行。止一山坳，置人於地。二騾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環坐吞噉，亦提二人就坐。客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警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攜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爲山精爲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窮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董家莊佃戶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爲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卽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爲何語，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母同臥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轉至京師，貧不自存，質四寶於陳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爲江南人）。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僮亦質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爲夫婦。郎中家法嚴，每笞四寶三寶必暗泣。笞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鄭氏（或云卽貂皮鄭也），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媪，又引與一家爲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夤緣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成而已。後歲稔，二牛曹寧並赴京贖子女，轉輾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婦，意甚憫惻，欲助之合爨。

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爲婚。禮所禁。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天誅。主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沮。是成人之惡。非君子也。以去就力爭。鄭氏故良懦。二牛曹寧亦鄉愚。聞違法罪重。皆懼而止。後四寶鬻爲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毀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幃。惜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瞑不視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爲斯人矣。

拾麥

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爲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爲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野。有數人在靜海之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遙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炙。衆陳投止意。闈者爲白。主人頷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闈者出。引一媪悄語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有犒賞。媪爲通詞。犒賞當加倍。媪密告衆。衆利得貲。慙恚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裙侍客。諸婦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入別院。闈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臥不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芄芄。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裙已不見。惟舊

衣拋十餘步外。幸尙存。視所與金。皆紙錠。疑爲鬼。而飲食皆真物。又疑爲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所爲。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爲頃刻幻景哉。

甘州

烏魯木齊參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讎。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攜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媪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閤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鬢亂釵橫。衣裳掛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媪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能。則婢媪合手抱住。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臥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二錠。各鑄重五十兩。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黯。真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誑也。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

則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答爾。並驅之出。以不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財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財消其怒。其揣摩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略相等也。

劉橫

康熙末張歌橋（河間縣地）有劉橫者（橫讀去聲。以其強悍得此稱。非其本名也）居河側。會河水暴漲。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婦。抱斷櫓。浮沈波浪間。號呼求救。衆莫敢援。橫獨奮然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掉舢舨。追三四里。幾覆沒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卽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衆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明。使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恆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某氏書樓狐

季滄洲言。狐有居某氏書樓中。數十年矣。爲整理卷軸。驅除蠹鼠。善藏弄者不及也。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賓客宴集。或虛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詞氣恬雅。而談言微中。往往傾其座人。一日。酒糾宣觴。政約各言所畏。無理者罰。非所獨畏者亦罰。有云畏講學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貴官者。有云

畏善諛者。有云畏過謙者。有云畏禮法周密者。有云畏緘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後問狐。則曰吾畏狐。衆譁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爲同類。何所畏。請浮太白。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夫甌越之人。與奚鬻不爭地。江海之人。與車馬不爭路。類不同也。凡爭產者。必同父之子。凡爭寵者。必同夫之妻。凡爭權者。必同官之士。凡爭利者。必同市之賈。勢近則相礙。相礙則相軋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鷲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間內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經歷險阻者。多稱其中理。獨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獨畏。仍宜浮太白。乃一笑而散。余謂狐之罰觴。應減其半。蓋相礙相軋。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間。而爲心腹之大患。託水乳之契。而藏鈎距之深謀。則不知者或多矣。

竈丁

滄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柱兒。言昔往海上放青時。海濱空曠之地。茂草叢生。土人驅牛馬往牧。謂之放青。有灶丁夜方寢。海上煮鹽之戶。謂之灶丁。聞室內有窸窣聲。時月明穿牖。諦視無人。以爲蟲鼠類也。俄聞人語嘈雜。自遠而至。有人連呼曰。竈入此屋矣。疑訝問。已到窗外。扣窗問曰。某在此乎。室內泣應曰在。又問留汝乎。泣應曰留。又問汝同牀乎。別宿乎。泣良久。乃應曰不同牀。誰肯留也。窗外頓足曰。敗矣。忽一婦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饒。汝以爲未必。今竟何如。尚有面目攜歸乎。此語之後。惟聞索索人行聲。不聞再語。旣而婦人大笑曰。此尙不決。汝爲何物乎。扣窗呼灶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旣已留宿。義無歸理。此非爾脅誘。老奴無詞以讐汝。卽或讐汝。有我在。老奴無能爲也。爾等且寢。我

去矣。穴紙私窺。闐然無影。回顧枕畔。則一艷女橫陳。且喜且駭。問所自來。言身本狐女。爲此家狐買作妾。大婦妬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生。所以不先告君者。慮恐怖不留。必爲所執。故踰伏牀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捨。今幸得脫。願生死隨君。灶丁慮無故得妻。或爲人物色。致有他虞。女言能自隱形。不爲人見。頃縮身爲數寸。君頓忘耶。遂留爲夫婦。親操井臼。不異貧家。灶丁竟以小康。柱兒於灶丁爲外兄。故知其審。李媪說此事時。云女尙在今四十餘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難。不辭詭語。以自污。可謂鋌而走險。然旣已自污。則其夫留之爲無理。其嫡去之爲有詞。此冒險之計。實亦決勝之計也。婢亦點矣哉。惟其夫初旣不顧其後。後又不爲之所。使此婢援絕路窮。至一決而橫潰。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舉歟。

周懋官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困頓。嘗往來於周西擎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曰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寫己字末筆。偶鋒尖上出。卽以誤作己字貼。尤抑鬱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沮抑。數日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坷。邊瀆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指摘文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曰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音爲殷。譯語諧聲。

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己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歷俸三年零一月。爾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移。應得計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沈滯年餘。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鳴歟。其他種種。皆有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爾宜委順。更無曉曉。儻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難者。可了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緇袍黃冠之語。時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十三。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傅奕表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語不誣。比其館步丈陳謨家（名登廷。聚強人。官製造庫郎中）自詳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壈以歿矣。

某大姓

仲尼不爲己甚。豈僅防矯枉過直哉。聖人之所慮遠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嘗不畏死。至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則無事不可爲矣。小時聞某大姓爲盜劫。懸賞格購捕。半歲餘。悉就執。亦俱引伏。而大姓恨盜甚。以多金賂獄卒。百計苦之。至足不躡地。脇不到席。束縛不使如廁。禪中蛆蟲蠕蠕。嘔股脾。惟不絕飲食。使勿速死而已。盜恨大姓甚。私計強劫得財。律不分首。從斬。輪姦婦女。律亦不分首。從斬。二罪從一科。斷均歸一斬。萬無加至磔裂理。乃於庭鞠時。自供徧污其婦女。官雖不據以錄供。而衆口堅執。衆耳共聞。迄不能滅此語。不善大姓者。又從而附會。謂盜已論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計苦之。其銜恨次骨。正以此。人言藉藉。亦無從而辨此疑。遂大爲門戶玷。悔已無及。夫劫盜駢戮。不能怨主人。

即拷掠追訊。桎梏幽繫。亦不能怨主人。法所應受也。至虐以法外。則其志不甘。擲石擊石。力過猛。必激。而反取一時之快。受百世之污。豈非已甚之故乎。然則聖人之所慮遠矣。

李生

太白詩曰。徘徊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此爲治游言也。人家夫婦。有睽離阻隔。而日日相見者。則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娶婦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者七八月。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亦僅僅溫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遠就館。送母來依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李生別榻書齋。僅於早晚同案食耳。閱二載。李生入京。規進取。外舅亦攜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氣懊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棲託。姑賣字餬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千金爲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卽同登舟。煙水淼茫。不知何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召李生。偶見一姬。酷肖其婦。疑爲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爲此盜劫。見婦有姿首。併掠以去。外舅以爲大辱。急市薄糶。詭言女中傷死。僞爲哭斂。載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爲說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見慣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慮其不相

送也。語訖，揮手使急去。伏匿未幾，聞闐然格鬪聲。既而聞傳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曠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惻。明日島上無一人，痴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遭物色，乃懷金北歸。至則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貨所攜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而結褵十載，始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終以薄樁葬，擬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遺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詞窮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鏡，則所俘樂伎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憶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輒惘然如失。又回憶被俘時，縲紲鞭笞之狀，不知以後摧折更復若何。又輒腸斷也。從此不娶，聞後竟爲僧。戈芥舟前輩曰：此事竟可作傳奇，惜末無結束，與桃花扇相等。雖曲終不見江上峯青，綿邈含情，正在煙波不盡，究未免增人悵悵耳。

吳越遊士

蔣心餘言有客赴人遊湖約，至畫船，簫鼓紅裙而侑酒者，諦視乃其婦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而懼爲辱，禁不敢言。婦乃若不相識，無恐怖意，亦無慚愧意，調絲度曲，引袖飛觴，恬如也。惟聲音不相似，又婦笑好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紅痣如粟顆，乃復宛然大惑不解。草草終筵，將治裝爲歸計。俄得家書，婦半載前死矣，疑爲見鬼，亦不復深求。所親見其意態殊常，密詰再三，始知其故，咸以爲貌偶同也。後聞一遊士來往吳越間，不事干謁，不通交遊，亦無所經營貿易，惟攜姬媵數輩，閉門居，或時出一二人屬媒媪賣之而已，以爲販鬻婦女者，與人無事，莫或過問也。一日意甚匆遽，急買舟欲赴天目山求

高行僧作道場。僧以其疏語掩抑支離。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傳。當求佛佑。仰藉慈雲之庇。庶寬雷部之刑語。疑有別故。還其襯施。謝遣之。至中途果殞於雷。後從者微洩其事。曰。此人從一紅衣番僧受異術。能持咒攝取新斂女子尸。又攝取妖狐淫鬼附其尸以生。卽以自侍。再有新者。卽以舊者轉售人。獲利無算。因夢神責以惡貫滿盈。當伏天誅。故懺悔以求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婦。卽爲此人所攝矣。理藩院尙書留公。亦言紅教喇嘛。有攝召婦女術。故黃教斥以魔云。

少年

里有少年。無故自掘其妻墓。幾見棺矣。時耕者滿野。見其且冒且掘。疑爲顛癩。羣起阻之。詰其故。堅不肯吐。然爲衆手所牽制。不能復掘。荷鍤恨恨去。皆莫測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發狂自掘。曰。汝播弄是非。間人骨肉多矣。今乃誣及黃泉耶。吾得請於神。不汝貸也。因縷陳始末。自齧其舌死。蓋少年恃其剛悍。顧盼自雄。視鄉黨如無物。牧者甚焉。因爲造謗。曰。或謂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過其妻墓。聞林中嗚嗚有聲。懼不敢前。伏草間竊視。月明之下。見七八黑影。至墓前與其妻雜坐。調謔。媠聲艷語。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誣耶。有聞之者。以告少年。少年爲其所中。遽有是舉。方竊幸得計。不虞鬼之有靈也。小人狙詐自及也。宜哉。然亦少年意氣憑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村女

聞有村女年十三四。爲狐所媚。每夜同寢處。笑語嫖狎。宛如伉儷。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飲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恆給錢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爲女製簪珥衣裳。及衾枕茵褥之類。所值逾數百金。女父

亦甚安之。如是歲餘。狐忽呼女。父語曰：我將還山。汝女奩具亦略備。可急爲覓一佳婿。吾不再來矣。汝女猶完壁。無疑。我始亂終棄也。女故無母。倩鄰婦驗之。果然。此余鄉近年事。婢媼輩言之鑿鑿。竟與乖厓還婢。其事略同。狐之媚人。從未聞有如是者。其亦夙緣應了。夙債應償耶。

守墓者遇狐

嵩輔堂閣學言。海澱有貴家守墓者。偶見數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憫之。持杖擊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蘇息。送至曠野縱之去。越數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華絕代。駭問所自來。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遭大難。蒙君再生。今來爲君拂枕席。守墓者度無惡意。因納之。往來狎昵。兩月餘。日漸瘠瘦。然愛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寢。聞窗外呼曰：阿六賤婢。我養創甫愈。未卽報恩。爾何得冒託我名魅郎君。使病脫有不諱。族黨中謂我負義。我何以自明。卽知事出於爾。而郎君救我。我坐視其死。又何以自安。今偕姊妹來。誅爾。女子驚起欲遁。業有數女排闖入。掙擊立斃。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反斥此女無良。奪其所愛。此女反覆自陳。終不見省。且拔刃躍起。欲爲彼女報冤。此女乃痛哭越牆去。守墓者後爲人言之。猶恨恨也。所謂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也歟。

講學

董曲江前輩言有講學者。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垣微圮。疑爲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爲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間百

媚俱生。講學者惑之。挑與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即有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爲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曉。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窗隙去。公無慮。俄曉日滿窗。執經者廬至。女仍垂帳偃臥。講學者心搖搖然。尙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媪來。迂女女披衣徑出。坐臯比上。理鬢訖。斂衽謝曰。未攜粧具。且歸梳沐。暇日再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徒賄使爲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矣。外有餘必中不足。豈不信乎。

長公僕婦

乾隆丙辰丁巳間。戶部員外郎長公泰。有僕婦年二十餘。中風昏眩。氣奄奄如縷。至夜而絕。次日方爲營棺斂。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起坐。問此何處。衆以爲猶譫語也。旣而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數四。默無語。從此病頓愈。然察其語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見其夫。若不相識。覺有異。細詰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數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檢算未盡。然當謫爲女身。命借此婦尸復生。覺倏如睡去。倏如夢醒。則已臥板榻上矣。問其姓名里貫。堅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爲前世辱。遂不窮究。初不肯與僕同寢。後無詞可拒。乃曲從。然每一薦枕。輒飲泣至曉。或竊聞其自語曰。讀書二十年。作官三十餘年。乃忍恥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嘗聞嚙語曰。積金徒供兒輩樂。多亦何爲。呼醒問之。則曰未言。知其深諱。亦姑置之。長公惡言神怪事。禁家人勿傳。故事不甚彰。然亦頗有知之者。越三載餘。終鬱鬱病死。訖不知其爲誰也。

先師裘文達公言。有郭生剛直負氣。偶中秋燕集。與朋友論鬼神。自云不畏。衆請宿某凶宅以驗之。郭慨然仗劍往。宅約數十間。秋草滿庭。荒蕪蒙翳。扃戶獨坐。寂無見聞。四鼓後有人當戶立。郭奮劍欲起。其人揮袖一拂。覺口噤體僵。有如夢魘。然心目仍了了。其人聲折致詞曰。君固豪士。爲人所激。因至此。好勝者常情。亦不怪君。旣蒙枉顧。本應稍盡賓主意。然今日佳節。眷屬皆出賞月。禮別內外。實不欲公見。公又夜深無所歸。今籌一策。擬請君入甕。幸君勿噴。觴酒豆肉。聊以破悶。亦幸勿見棄。遂有數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壓以巨石。俄隔缸笑語雜遝。約男婦數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覺酒香觸鼻。暗中摸索。有壺一杯。小盤四。橫閣象箸。二方苦飢渴。且姑飲啖。復有數童子繞缸唱艷歌。有人扣缸語曰。主人命娛賓也。亦靡靡可聽。良久又扣缸語曰。郭君勿罪。大衆皆醉。不能舉巨石。君且姑耐。貴友行至矣。語訖遂寂。次日衆見門不啓。疑有變。踰垣而入。郭聞人聲。在缸內大號。衆竭力移石。乃闖然出。述所見聞。莫不拊掌。視缸中器具。似皆己物。還家訊問。則昨夕家燕併酒饋失之。方詬誶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獪矣。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當出甕時。雖郭生亦自啞然也。真惡作劇哉。余容若曰。是猶玩弄爲戲也。曩客秦隴間。聞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寺。相傳寺樓有魅。時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絕豔。每夕詣樓外。禱以媒詞。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樹下。見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躍然相就。小鬟悄語曰。君是解人。不煩絮說。娘子甚悅君。然此何等事。乃公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貴人不敢祟。惟約束娘子頗嚴。今夜幸他出。娘子使來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隨之行。覺深閨曲術。都非寺內舊門徑。至一房。朱榻半開。雖無燈。隱隱見牀帳。小鬟曰。娘子初會覺靦覷。已臥帳內。君第解衣徑登榻。無出一言。恐他婢聞也。語訖徑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擁

於懷而接脣。忽其人驚起大呼。却立愕視。則室廬皆不見。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塾師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實。竟遭斥逐。此乃真惡作劇矣。文達公曰。郭生恃客氣。故僅爲魅侮。此生懷邪心。故竟爲魅陷。二生各自取耳。豈魅有善惡哉。

釣魚臺

圖裕齋前輩言有選人釣游魚臺。時西頂社會游女如織。暮時車馬漸稀。一女子左抱小兒。右持鼗鼓。嬈嬈來。見選人舉鼗一搖。選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選人故狡黠。揣女子裝束類貴家。而抱子獨行。又似村婦。蹤跡詭異。疑爲狐魅。因逐之絮談。女子微露夫亡子幼意。選人笑語之曰。毋多言。我知爾亦不懼爾。然我貧聞爾輩能致財。若能贍我。我卽從爾去。女子亦笑曰。然則同歸耳。至其家。屋不甚宏壯。而頗華潔。亦有父母姑姊妹。彼此意會。不復話氏族。惟獻酬款洽而已。酒闌就宿。備極孌婉。次日入城。攜小奴及襍被往。頗相安。惟女子冶蕩無度。奔命殆疲。又漸使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洒掃。至於菸筒茗盃之役。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姊妹。皆調謔指揮。視如僮婢。選人耽其色。利其財。不能拒也。一旦使滌廁。選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隨汝意。此乃不隨我意耶。諸女亦助之謂責。由此漸相忤。旣而每夜出不歸。云親戚留宿。又時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飲。或琵琶度曲。而禁選人勿至前。選人悲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如是。金帛從何來。使我謝客易。然一家三十口。須汝供給。汝能之耶。選人知不可留。攜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再至。則荒煙蔓草。無復人居。併衣裝不知所往矣。選人本攜數百金。善治生。衣頗襪縷。忽被服華楚。皆怪之。具言贅壻狀。人亦不疑。俄又襪縷。諱不自言。後小奴私洩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竊逃。猶有

人理。吾所見有甚於此者矣。

李華麓

朱青雷言李華麓在京。以五百金納一姬。會以他事詣天津。還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車爲禮。遙見姬與二媒媪同車馳過。大駭愕。而姬若弗見華麓者。恐誤認。思所衣繡衫。又己所新製。益懷疑。草草話別。至家則姬故在。一見卽問爾先至耶。媒媪又將爾嫁何處。姬倉皇不知所對。乃怒遣家僮呼其父母來領。女父母狼狽至。其妹聞姊有變。亦同來入門。則宛然車中女。其繡衫乃借於姊者。尙未脫。蓋少其姊一歲。容貌略相似也。華麓方跳跟如虢虎。見之省悟。嗒然無一語。父母固詰相召意。乃述誤認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借衣隨媒媪同往事。問價幾何。曰三百金。未允也。華麓驟然急開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與其姊同價。可乎。頃刻議定。留不遣歸。卽是夕同衾焉。風水相遭。無心湊合。此亦可爲佳話矣。

傭工

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雲併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秫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年歲姓名。併問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座。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餚。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兒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爲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媚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瘵亡。心恆愧悔。故誓不別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尙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旣而見其意真。

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鍤。舂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兒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嶽帝。嶽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蛻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臥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葬事畢。又啓曰。今隸碧霞元君爲女官。當往泰山。請共往。故相偕至此。僦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狐女所記略相近。然彼有所爲而爲。故僅得道誅。此無所爲而爲。故竟能成道。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老儒

香沁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見鬼形。或聞鬼語。老儒有膽。殊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一夕隔牆語曰。隣居已久。知先生不訝。嘗聞吟詠。案上常有溫庭筠詩。乞錄其達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末句鄴城風雨連天草。祈寫連爲粘。則感極矣。頃爭此一字。與人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遂舉投牆外。約一食頃。忽木葉亂飛。旋飄怒捲。泥沙洒窗戶。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爾輩勿劣相。我籌之已熟。兩相角賭。必有一負。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因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直聽爾輩狡獪。吾不愧也。語訖而風止。褚鶴汀曰。究是讀書鬼。故雖負氣求勝。而能爲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兩全乎。王穀原曰。君論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綠雲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福莊。其鄰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鄰婦出視。無一人。惟聞屋上語曰。汝家犬太

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竈內。煩以煙薰之。當自出。婦大駭。入視竈內。果嚶嚶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竈內小語曰。我名綠雲。狐家婢也。不勝鞭箠。逃匿於此。冀少緩須臾死。惟娘子哀之。婦故長齋禮佛。意頗憐憫。向屋仰語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捨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應曰。我二千錢新買得。那能卽捨。婦曰。二千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尚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扣竈呼曰。綠雲可出。我已贖得汝。汝主去矣。竈內應曰。感活命恩。今便隨娘子驅使。婦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驚駭小兒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後每逢元旦。輒聞窗外呼曰。綠雲叩頭。

張鉉耳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遁逃。次日乃醉臥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潰面。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稔知狐魅。習慣不懼。竊從門隙窺之。見酒炙羅列。數少年方聚飲。俄爲所覺。遽躍起。擁我踰牆入。恍惚間如睡如夢。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陳釀醇釀。加以苛罰。遂至沈酣。不記幾時。眠亦不知其幾時去也。鉉耳先生素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多年。除日日取柴外。兩無干犯。何突然越禮。以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觴。子弟猖狂。父兄安在。爲家長者。寧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語曰。兒輩治蕩業已筭之。然其間有一線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謔詞乞肉。非出強牽。且其月下花前。採蘭贈芍。閱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兒輩敢通款曲。不然。則某婢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敢犯乎。防範之疎。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旣筭兒。此婢吾亦當痛筭。狐哂曰。過標梅之年。而不爲之擇配偶。鬱鬱

而橫決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媪至。凡年長數婢。盡嫁之。

西商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鄉貫。其語似澤潞人也。剛勁有膽。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恆襍被獨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六盤山麓。日已曠黑。遂投止廢堡破屋。荒煙蔓草。四無人蹤。度萬萬無寇盜。解裝絆馬。拾枯枝。爇火禦寒。竟展安臥。方欲睡間。聞有哭聲。諦聽之。似在屋後。似出地下。時檣柁方然。室明如晝。因側眠握刀以待之。俄聲漸近。已在窗外黑處。嗚嗚不已。然終不露形。杜叱問曰。平生未曾見爾輩。是何鬼物。可出面言。闇中有應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不見棄。許入被中。則有物蔽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懼之。微哂曰。欲入卽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靦覷。掩面泣曰。一語纔通。遽相假倚。人雖冶蕩。何至於斯。緣有苦情。迫於陳訴。雖嫌造次。勿訝淫奔。此堡故羣盜所居。妾偶獨行。爲其所劫。盡褫衣裳簪珥。縛棄澗中。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沈陰沍凍。萬苦難名。後惡黨伏誅。廢爲墟莽。無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見君子。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故忍恥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榷。移骨平原。庶地氣少溫。得安營魄。儻更作佛事。超拔轉輪。則再造之恩。誓世世長執巾櫛。語訖拭淚。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爲妖。乃沉寃如是。吾雖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挾制求歡。則落落丈夫。義不出此。汝旣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徑去。女伏枕叩額。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爲營葬營齋。越數載歸里。有鄰家小女。見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爲側室。父母不肯。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爲此鬼後身也。

珊瑚鉤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似卽指此。蕭詮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鉤。則以珊瑚爲鉤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鉤。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鉤就倒垂。極杈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繫繚纒柱。亦就一橫出之。瘦瘤作一芝草。其幹天然彎曲。脈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迹。色亦純作櫻桃紅。殆爲奇絕。其掛鉤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圍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爲異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間。其時珊瑚易致。價尙未昂云。

羅生

狐魅人之所畏也。而有羅生者。讀小說雜記。稔聞狐女之姣麗。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時或有人與狎昵。乃詣其窟穴。具贄幣牲醴。投書求婚。且云。或香閨嬌女。並已乘龍。或鄙棄樗材。不堪倚玉。則乞賜一豔婢。用充貴賤。御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數日寂然。一日獨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燈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來充下陳。幸見收錄。因叩謁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生大欣慰。卽於是夜定情。自以爲彩鸞甲帳。不是過也。婢善隱形。人不能見。雖遠行別宿。亦復相隨。益愜生所願。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竊。食物不足。則盜衣裳器具。鬻錢以買。不知誰爲料理。意有徒黨同來也。以是稍譙責之。然媚態柔情。搖魂動魄。低眉一盼。亦復回噴。又冶蕩殊常。蠱惑萬狀。卜夜卜晝。靡有已時。尙嫌不足。以是家爲之凋。體亦爲之敝。久而疲於奔命。怨詈時聞。漸起釁端。遂成仇隙。呼朋引類。妖祟大興。

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勅治。媿現形抗辯。曰。始緣祈請。本異私奔。繼奉主命。不爲苟合。手札具存。非無故爲魅。至於盜竊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豈不知。旣以耽色之故。捨人而求狐。乃又責狐以人理。毋乃諄歟。卽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者。不能惜蓄養之費。旣充妾媵。卽當仰食於主人。所給不敷。卽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內。似此者多。較攘竊他人。終爲有間。若夫閨房燕昵。何所不有。聖人制禮。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設以科條。在嫡配尙屬常情。在姬侍尤其本分。錄以爲罪。竊有未甘。真人曰。鳩衆肆擾。又何理乎。曰。嫁女與人。意圖求取。不滿所欲。聚黨喧闐者。不知凡幾。未聞有人科其罪。乃科罪於狐。眞人俛思良久。顧羅生笑曰。君所謂求仁得仁。亦復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驅役鬼神。預人家兒女事。後羅生家貧如洗。竟以療終。

茉莉花根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其父母。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脇癩瘡。呼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蹶。一日服至六寸。尙可蘇。至七寸。乃眞死。女已有婚。而私與鄰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塚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鞠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富室

胡牧亭言其鄉一富室。厚自奉養。閉門不與外事。人罕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善調攝而終無疾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卽日來比。陳尸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欠伸。俄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尙欲以逼污投繯。鍛鍊羅織。徼以語導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寧有情到我。設其到我。方歡喜不暇。寧肯自戕。實聞父不知何故爲官所杖殺。悲痛難釋。憤恚求死耳。無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寞寞。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無爭競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嗔怒心。人或搆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牖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心爲神所福。使之食報於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身異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爲疑。不亦誤耶。時在側者不信。參半。吾竊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傳贊。託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李氏婦

東州佃戶邵仁我言。有李氏婦。自母家歸。日薄暮。風雨大作。避入廢廟中。入夜稍止。已闔不能行。適客作（俗謂之短工。爲人鋤田刈禾。計日受值。去來無定者也）數人。荷鍤入。懼遭強暴。又避廟後破屋。客作闔中見影。相呼追迹。婦窘急無計。乃嗚嗚作鬼聲。旣而牆內外並嗚嗚有聲。如相答應。數人怖而返。夜半雨晴。竟潛踪得脫。此與李福事相類。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來相救援。雖謂秉心貞正。感動幽靈。亦未必不

然也。

奇女子

仁我又言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刃。迫脅家衆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竈婢年十五六。睡廚下。乃密持火種。黑闇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煙焰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衆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羣盜格鬪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爲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雖竈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卽是夜成禮。曰。遲則講尊卑。論良賤。是非不一。恐有變局矣。亦奇女子哉。

富室積穀

張太守墨谷言。景德間有富室。恆積穀而不積金。防劫盜也。康熙雍正間。歲頻歉。米價昂。閉廩不肯糶。升合。冀價再增。鄉人病之而無如之何。有角妓號玉面狐者。曰。是易與。第備錢以待可耳。乃自詣其家曰。我爲鴇母錢樹。鴇母顧虐我。昨與勃谿約我。以千金自贖。我亦厭倦風塵。願得一忠厚長者。託終身。念無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則終身執巾櫛。聞公不喜積金。卽錢二千貫亦足抵。昨有木商聞此事。已回天津取贖計。其到當在半月外。我不願隨此庸奴。公能於十日內先定。則受德多矣。張故惑此妓。聞之驚喜。急出穀賤售。廩已開。買者至。不能復閉。遂空其所積。米價大平。穀盡之日。妓遣謝富室曰。鴇母養我久。一時負氣相詬。致有是議。今悔過挽留。義不可負心。所言姑俟。諸異日。富室原與私約。無媒無證。無一錢聘定。竟無如何也。此事李露園亦言之。當非虛謬。聞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辦此。亦女俠哉。

某孝廉狐妾

丁藥圃言有孝廉四十無子。買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詬誶。越歲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轉鬻於遠處。孝廉惘惘如有失。獨宿書齋。夜分未寐。妾忽褰帷入。驚問何來。曰：逃歸耳。孝廉沈思曰：逃歸慮來追捕。妒婦豈肯匿。且事已至此。歸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實狐也。前以人來。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詎今以狐來。變幻無端。出入無迹。彼烏得而知之。因嫵婉如初。久而漸爲僮婢。洩嫡大恚。多金募術士。劾治一術士。檄將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與術士爭。曰：無子納妾。則納爲有理。生子遣妾。則出爲負心。無故見出。罪不在我。術士曰：既見出矣。豈可私歸。妾曰：出母未嫁。與子未絕。出婦未嫁。於夫亦未絕。況鬻我者。妒婦。非見出於夫。夫仍納我。是未出也。何不可歸。術士怒曰：爾本獸類。何敢據人理爭。妾曰：人變獸心。陰律陽律。皆有刑獸。變人心。反以爲罪。法師據何憲典。耶。術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誅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無罪。天地未嘗不並育。上帝所不誅。法師乃欲盡誅乎。術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爾罪耶。妾曰：我以禮納。不得爲媚惑。倘其媚惑。則攝精吸氣。此生久槁矣。今在家兩年。復歸。又五六年。康強無恙。所謂媚惑者。安在。法師受妒婦多金。鍛鍊周內。以酷濟貪耳。吾豈服耶。問答之頃。術士顧所召神將。已失所在。無可如何。瞋目曰：今不與爾爭。明日會當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設壇。則宵遁矣。蓋所持之法。雖正。而法以賄行。故魅亦不畏。神將亦不滿也。相傳劉念臺先生官總憲時。題御史臺一聯曰：無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覺氣。如霜可謂知本矣。

書生

陳半江言有書生月夕遇一婦。色頗姣麗。挑以微詞。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鄰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數日一外出。家有後窗可開。有牆缺可踰。遇隙卽來。不能預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歲書生將遠行。婦夜來話別。書生言隨人作計。後會無期。悽戀萬狀。哽咽至不成語。婦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癡。必相思致病。非我初來相就意。實與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與鬼狎。無不病且死。陰剝陽也。惟我以愛君韶秀。不忍玉折蘭摧。故必越七八日後。待君陽復。乃肯再來。有剝有復。故君能無恙。使遇他鬼。則縱情冶蕩。不出半載。索君於枯魚之肆矣。我輩至多。求如我者。則至少。君其宜慎。感君義重。此所以報也。語訖。散髮吐舌。作鬼形長嘯而去。書生震慄。幾失魂。自是雖遇冶容。曾不側視。

交河鄉民

王梅序言。交河有爲盜誣引者。鄉民樸愿。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問盜之誣引。由私調其婦。致爲所毆。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身自來。乃可授方略。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婦不應也。越兩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門。啓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衣百結破衫。闖然入。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粧華服。豔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內室。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旣已來。此不必問矣。惟祈無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嫵婉。潛留數日。大爲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數楹。便可託庇。蔭免無賴。凌藉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其冤。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狎昵其婦。愧相見也。後因事

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語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實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覬愆惠官賣自買之也遣拘鄉民鄉民攜妻至乃別一人問鄰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挾汚鄉民妻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誑託鄉民妻冀脫箠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蠹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恆爲智者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道士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妒萬無納妾理恒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念盍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卒衣裝十許具當有以報命如不能製卽假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誑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爲是夕婦夢魘呼不醒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股皆青黯問之祕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媪云將買妾人皆勿信其夫亦慮後患殊遲疑旣而婦昏瞶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

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卽整飭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衆爲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官。用桃杖決一百遣歸。尅期令納妾。婦初以爲噩夢。尙未肯信。俄三日一攝如徵比。其昏然瞽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卽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正法。然法無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樂。可以泝滌。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囂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則羣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之意深矣。講學家烏識之。

太學生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貲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太學惑之。託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攜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媪皆妻黨。太學父子反。瑩瑩若寄食。又久而筭簿簿籍錢粟出入。皆不與聞。殘盃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鬩於外。妻母妹等詬於內。嘗爲衆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擱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已。悲不自勝。詣後圃將自經。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圃狐驅逐。神必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窗扉震撼。妻黨皆爲磚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爲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竝集數十狐。更番鬪戲。

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餅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招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覬覦未息。恆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攜。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餽亦然。由是遂絕迹。然核計貲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爲。奮然而起也。雖狐也。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瞽者報讐

瞽者劉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餘。恆往來衛河旁。遇泊舟者必問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與之同宿者。其夢中嚙語亦惟此二字。問其姓名則旬日必一變。亦無深詰之者。如是十餘年。人多識之。或逢其欲問。輒呼曰。此無殷桐。別覓可也。一日糧艘泊河干。瞽者問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爾耶。殷桐在此。爾何能爲。瞽者狂吼如虓虎。撲抱其頸。口齧其鼻。血淋漓滿地。衆前拆解。牢不可開。竟共墮河中。隨流而沒。後得尸於天妃宮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不得。至天妃宮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脇。骨盡斷。終不釋手。十指樞桐肩背。深八寸餘。兩顙兩頰。齧肉幾盡。迄不知其何讐。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無目之人。偵有目之人。其不得決也。以孱弱之人。博強橫之人。其不敵亦決也。此較伍胥之讐楚。其報更難矣。乃十餘年堅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豈非精誠之至。天地亦不能違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勢弱解也。

狐友

賈公霖言。有貿易來往於樊屯者。與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門後。回顧則不見耳。一夕飲狐家。婦出行。酒色甚妍麗。此人醉後心蕩。戲按其腕。婦目狐。狐側睨笑曰。弟乃欲作陳平耶。亦殊不怒。笑謔如常時。此人歸後。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驢。送其婦來。云得急信。君暴中風。故借驢倉皇連夜至此。人大駭。以爲同伴相戲也。旅舍無地容眷屬。呼客作送歸。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時甫辰。已乃自控送歸。中途遇少年與婦摩肩過。手觸婦足。婦怒詈。少年惟笑謝。語涉輕薄。此人憤與相搏。致驢驚逸。入歧路。蜀秫方茂。斯須不見。此人捨少年追婦。尋蹄跡行一二里。驢陷淖中。婦則不知所往矣。野田連陌。四無人蹤。徹夜奔馳。旁皇至曉。姑騎驢且返。再商覓婦。未及數里。聞路旁大呼曰。賊得矣。則鄰村驢昨夜被竊。方四出緝捕也。衆相執縛。大受箠楚。賴遇素識。多方辯說。始得免。懊喪至家。則紡車琤然。婦方引線。問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婦與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驢爲真耳。狐之報復惡矣。然釁則此人自啓也。

艾孝子

寶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鄰邨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踣。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誠幼。鞠於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惘惘若有失。恆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誠固辭曰。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茫茫。何從踪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

斯事。惟力作以養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存亡難定者。子誠泫然曰。苟相遇。生則共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遇。寧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衆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後。念父避罪亡命。必潛踪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爲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所說略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日。縷述家世及戚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誠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義。故尋訪無迹。至是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之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踉蹌奔還。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事與相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俾學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癸丑重陽後二日。案子誠求父多年。無心忽遇。與宋朱壽昌尋母事同。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爲。然精誠之至。故哀感幽明。雖謂之人力亦可也。

灤陽續錄

紀 昀

柳青

斷天下之是非。據禮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禮不合。於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親黨家有婢名柳青。七八歲時。主人卽指與小奴益壽爲婦。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壽忽以博負逃。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

奴誓死不肯。婢頗有姿。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媼說之曰。汝既不肯負益壽。且暫從主人。當多方覓益壽。仍以配汝。如不從。卽鬻諸遠方。無見益壽之期矣。婢暗泣數日。竟俛首薦枕席。惟時時促覓益壽。越三四載。益壽自投歸。主人如約爲合卺。合卺之後。執役如故。然不復與主人交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并賂益壽使逼脅。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遣之。臨行以小篋置主人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私給。纖毫不缺。後益壽負販。婢縫紉。拮据自活。終無悔心。余乙酉家居。益壽尙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云已死。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可位置。錄以待君子論定之。

滄洲吳家莊

舅氏張公夢徵（亦字尙文。諱景說）言滄洲吳家莊東一小庵。歲久無僧。恆爲往來憩息地。有月作人每於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談。頗相投契。漸與赴市沽飲。情益款洽。偶詢其鄉貫居址。其人愧謝曰。與君交厚。不敢欺實。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來往如初。一日復遇。挈烏銃相授曰。余狎一婦。余弟亦私與狎。是盜嫂也。禁之不止。毆之則余力不敵。憤不可忍。將今夜伺之於路歧。與決生死。聞君善用銃。俟交鬪時。乞發以擊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晝。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諾之。卽指處伏草間。旣而私念曰。其弟無禮。誠當死。然究所媚之外婦。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間。宜善處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猶如此。吾時與往來。儻有睚眦。慮且及我矣。因乘其糾結不解。發一銃。而兩殺之。棠棣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家庭交構。未有不歸於兩傷者。舅氏恆舉此事爲子姪戒。蓋是人負兩狐歸。嘗目睹也。

某甲婦

司庖楊媪言其鄉某甲將死。囑其婦曰：我生無餘貲，身後汝母子必凍餓。四世單傳，存此幼子，今與汝約，不拘何人，能爲我撫孤，則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盡，則行。囑訖，閉目不更言。惟呻吟待盡。越半日，乃絕。有某乙聞其有色，遣媒妁請如約。婦雖許婚，以尙足自活，不忍行。數月後，不能舉火，乃成禮。合巹之夜，已滅燭就枕。忽聞窗外嘆息聲，婦識其警欬，知爲故夫之魂。隔窗嗚咽，語之曰：君有遺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於勢不得不然。君何以爲祟？魂亦嗚咽曰：吾自來視兒，非來祟汝。因聞汝啜泣卸粧，念貧故使汝至於此。心脾悽動，不覺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視君子如子者，有如日。靈語遂寂。後某乙耽玩艷妻，足不出戶。而婦恆惘惘，如有失。某乙倍愛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語。七八載後，某乙病死，無子。亦別無親屬。婦據其貲，延師教子，竟得遊泮。又爲納婦，生兩孫。至婦年四十餘，忽夢故夫曰：我自隨汝來，未曾離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雖日與彼狎暱，而念念不忘我。燈前月下，背人彈淚。我見之，故不欲稍露形聲，驚爾母子。今彼已轉輪，汝壽亦盡。餘情未斷，當隨我同歸也。數日果微疾，以夢告其子，不肯服藥。荏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於故夫，從其志也。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爲一身言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矣。楊媪能舉其姓氏里居，以碎壁歸趙，究非完美。隱而不書，閔其遇，悲其志，爲賢者諱也。又吾鄉有再醮故夫之三從表弟者，兩家所居，距一牛鳴地。嫁後仍以親串禮，回視其姑，三數日必一來問起居。且時有贍助，姑賴以活。歿後出貲斂葬，歲恆遣人祀其墓。又京師一婦少寡，雖頗有姿首，而鍼黹烹飪，皆非所能。乃謀於翁姑，僞稱己女，鬻爲宦家妾，竟養翁姑終。

身是皆墮節之婦。原不足稱。然不忘舊恩。亦足勵薄俗。君子與人爲善。固應不沒其寸長。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又甘心於自棄。非教人補過之道也。

山東巨室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廩自焚。以爲偶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闔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砰磕有聲。所陳設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吾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伺隙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雷神竈君門尉禁我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兄弟外爭。妻妾內訌。一門各分朋黨。儼若寇讐。敗徵已見。戾氣應之。諸神不欲爾祀。邪鬼已闕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尙憤憤哉。其聲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曰。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引咎自責。淚涔涔漬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豕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謝罪。聞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嘆咤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富室子

同郡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步履蹒跚。又不修邊幅。垢膩恆滿面。然好遊狎斜。遇婦女必注視。一日獨行。遇幼婦。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遽前調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婦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

生惟拜月鍊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恆惴惴。慮其爲祟。亦竟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卽前幼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託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實憎其醜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僞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爲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旣入青樓。焉能擇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詣彼乎。遂偕之同往。且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釋。妓姊妹卽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名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妓復謝以小時固識君。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爲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嫻雅姿態。橫生。遂大爲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暱經年。竟殞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妓。仍謂之死於狐可也。

三村婦

余家水明樓與外祖張氏家度帆樓皆俯臨衛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樓下。先祖母與先母姑姪也。適同歸寧。聞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樓自窗隙窺視。見三人跪岸上。若陳訴者。俄見真人若持筆判斷者。度必邪魅事。遣僕偵之。僕還報曰。對岸卽青縣境。青縣有三村婦。因拾麥俱僵於野。以爲中暑。昇之歸。乃口俱喃喃作譫語。至今不死不生。知爲邪魅。聞天師舟至。並來陳訴。天師亦莫省何怪。爲書一符。鈐印其上。

使持歸焚於拾麥處云。姑召神將勘之。數日後喧傳三婦爲鬼所劫。天師勅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魂爲衆鬼攝去。擁至空林。欲迭爲無禮。一婦俛首先受污。一婦初撐拒。鬼擲揄曰。某日某地汝與某幽會。穢叢內。我輩環視嬉笑。汝不知耳。遽詐爲貞婦耶。婦猝爲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蝶襲。狼藉困頓。殆不可支。次牽拽一婦。婦怒詈曰。我未曾作無恥事。爲汝輩所挾。妖鬼何敢爾。舉手批其頰。其鬼奔仆數步外。衆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有正氣。不可近。誤取之矣。乃共擁二婦入深林。而棄此婦於田塍。遙語曰。勿相怨。稍遲遣阿姥送汝歸。正旁皇尋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卽聞呼號乞命聲。頃刻而寂。神攜二婦出曰。鬼盡誅矣。汝等隨我返。恍惚如夢。已回生矣。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門。歎息而已。其一度此婦必洩其語。數日移家去。余嘗疑婦烈如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婦。未遘患難。無從見其烈也。迨觀兩婦之賤辱。義憤一激。烈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誤觸而終不敢干也。夫何疑焉。

杜翁

呂覽稱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巴哈布曰。甘肅有杜翁者。饒於貲。所居故曠野。相近多狐獾穴。翁惡其中夜嗥呼。悉薰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廳外又坐一翁。凡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往殆不下十餘。形狀聲音衣服如一。捫擋指揮家事。亦復如一。闔門大擾。妻妾皆閉門自守。妾言翁腰有繡囊可辨。視之無有。蓋先盜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寢。不納卽返者翁也。堅欲入者卽妖也。已而皆不納卽返。又有教之者曰。使坐於廳事。而舁器物以過。詐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

漠然者卽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呶一晝夜。無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曠也。十日恆三四宿其家。聞之詣門曰。妖有黨羽。凡可以言傳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樂籍。無所顧惜。使壯士執巨斧立楊旁。我裸而登楊。以次交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假倚口舌所不能傳。耳目所不能到者。纖芥異同。我自意會。雖翁不自知。妖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卽速斫。妖必敗矣。衆從其言。一翁啓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腦裂死。再一翁稍趨。起。妓呼曰。斫果。驚竄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杖並舉。殪其大半。皆狐與獾也。其逃者。遂不復再至。禽獸夜鳴。何與人事。此翁必掃其穴。其擾實自取。狐獾旣解化形。何難見翁陳訴。求免播遷。遽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蓋均出此妓下矣。

董天士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妄取。先高祖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載於花王閣剩稿者。尙可想見其爲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僻。必無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井曰。皆自操。一日晨興。見衣履之當著者。皆整頓置手下。再視則盥漱俱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其妖將媚我乎。窗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於自獻。故作是以待公問也。天士素有膽命之入。入輒跪拜。則娟靜好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効治也。曰。神靈。避其稽察也。曰。有福。避其旺運也。曰。有德。避其正氣也。然凶暴不恆有。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爲非。皆無如我何。有福者運衰。亦復玩之。惟

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者。則族黨以爲榮。其品格卽高出儕類上。公雖貧賤。而非義勿取。非禮弗爲。儻準奔則爲妾之禮。許侍巾櫛。三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乞假以虛名爲畫一扇。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亦明公之末光矣。卽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調色。拱立以俟。天士笑從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興。覺足下有物視之。則溫玉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媵御之役。則姬人字終爲假託。遂捧衣履侍洗漱訖。再拜曰。妾從此逝矣。瞥然不見。遂不再來。豈明季山人聲價最重。此狐女亦移於風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

雲南令

門人有作令雲南者。家本苦寒。僅攜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尙爲膏腴地。然距省篤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沉。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於坊本搢紳中。檢得官某縣而已。偶一狡僕舞弊。杖而遣之。此僕銜次骨。其家事故所備知。因僞造其僮書云。主人父子先後卒。二棺今浮屠佛寺。當借資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時。親友以其樸訥。意未必得缺。卽得缺亦必惡。後聞官是縣。始稍稍親近。併有周卹其家者。有時相餽問者。其子或有所稱貸。人亦輒應。且有以子女結婚者。鄉人有宴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書。皆大沮。有來唁者。有不來唁者。漸有索逋者。漸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識者。僮奴婢媪皆散。不半載門可羅雀矣。旣而令託入覲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書之僞。舉家破涕爲笑。如在夢中。親友稍稍復集。避不敢見者。頗亦有焉。後令與所親書曰。一

貴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殆第一人矣。

秋兒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閩而居。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鄰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家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即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吉木薩軍士。入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鞍轡悉具。度必瑪哈沁所據。謀而圍之。瑪哈沁見勢衆。棄鍋帳突圍去。衆憚其死鬪。亦遂不追。入門見骸骨狼藉。寂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窗櫺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日前來。父兄與鬪不勝。卽一家並被縛。率一日牽二人。至山谿洗濯。曳歸共鬻割炙食。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額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支解爲數段。各攜於馬上爲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閱其孤苦。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言其家尙有物埋窖中。營弁使導往發掘。則銀幣衣物甚多。細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近山處。瞭見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無援者。突起殺其人。卽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與尸及襖被並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通。則又投羈繼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共負之由烏道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窖藏一兩年。乃使人僞爲商販。繞道至關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而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牧馬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詭祕。猝不易

緝。乃有瑪哈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饜。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盜姓名久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兒云。

沂州婦人

門人王廷紹言。沂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幾二載。忽自歸云。初彼買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攜之入山。意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即聞兩耳風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峯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餽珍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擬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廚。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月拜斗處。此祖師鍊銀處。亦有給使之人。然無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晝。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褌內外衣。以紅絨爲巨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併以綿丸塞口。喑不能聲。祖師持金管如箸。尋視脈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吸其血。頗爲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卽不覺痛。頃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卽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叢中攫祖師去。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覺昏瞶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乃以臂釧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沂州人尙有及見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爲道士採盡矣。據其所言。蓋卽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尙不免於天誅。况不得其傳。徒受妄人之蠱惑。

而冀得神仙，不亦慎哉。

河南巨室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恆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緞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山西某甲

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貲，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剝，或事故縈牽，一二十載不得歸，甚或金盡裘敝，恥還鄉里，萍飄蓬轉，不通音問者，亦往往有之。有某甲者，轉徙爲鄉人，斬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蹤跡，遂傳爲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挈家逐什一商船南北，歲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爲死，斬乙謀爲甲娶婦，會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他時尚可歸鄉里。

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己女。衆爲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遽嫁。且詬且毆。闔家驚起。斬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爲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婦再嫁而未失節。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姨丈衛公可亭曾親見之。

天狐

有與狐爲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攜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閨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闥。吾事必濟。狐沈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攜之飛行。至一處。曰。是矣。警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爲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砰然。守者呼有盜。僮僕分至。啓鎖明燭。執械入。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爲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閨闈。此誰非人耶。狐雖憤君無義。以遊戲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

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臥榻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尙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綸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張某

董秋原言有張某者，少游州縣幕，中年度足自贍，卽閒居以蒔花種竹自娛，偶外出數日，其婦暴卒，不及臨訣，心恆悵悵，如有失，一夕燈下形見，悲喜相持，婦曰：自被攝後，有小罪過，待發遣，遂羈絆至今，今幸勘結，得入輪迴，以距期尙數載，感君憶念，祈於冥官來視君，亦夙緣之未盡也，遂相繾綣如平生，自此人定恆來，雞鳴輒去，嫵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語及家事，亦不甚問兒女，曰：人世蠶雜，泉下人得離苦海，不欲聞之矣，一夕先數刻至，與語不甚答，曰：少遲君自悟耳，俄又一婦，孳簾入，形容無二，惟衣飾差別，見前婦驚卻，前婦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也，後婦狼狽出門去，此婦乃握張泣，張愴恍莫知所爲，婦曰：凡餓鬼多託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間靈語，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君思憶，投隙而來，以盜君之陽氣，適有他鬼告我，故投訴社公，來爲君驅除，彼此時諒已受笞矣，問今在何所，曰：與君本有再世緣，因奉事翁姑，外執禮而心怨望，遇有疾病，雖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爲神道所錄，降爲君妾，又因懷挾私憤，以語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爲媵婢，須後公二十餘年生，今尙浮游墟墓間也，張牽引入幃，曰：幽明路隔，恐干陰譴，來生會了此願耳，嗚咽數聲而滅，時張父母已故，惟兄別居，乃詣兄具述其事，友愛如初焉。

整婦子

有嫠婦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歲。家徒四壁。又鮮族屬。乃議嫁。婦色頗豔。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嫗說之曰。我於禮無娶汝理。然思汝至廢眠食。汝能託言守志。而私暱於我。每月給貲若干。足以贍母子。兩家雖各巷。後屋則僅隔一牆。梯而來往。人莫能窺也。婦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婦。人疑婦何以自活。然無迹可見。姑以爲尚有蓄積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洩其事。其子幼。卽遣就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聞繁言。每泣諫。婦不從。狎昵雜坐。反故使見聞。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晝入某甲家。刺刃於心。出於背。而以借貸不遂。遭其輕薄。怒激致殺。首於官。官廉得其情。百計開導。卒不吐實。竟以故殺論抵。鄉鄰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於朱梅厓前輩。梅厓先一夕夢。是子容色滲沮。對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毋作也。不書其實。則一凶徒耳。烏乎表書其實。則彰孝子之名。適以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妥其靈也。遂力沮罷其事。是夕又夢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殞其身。以報父讐。復不彰母過。以爲父辱。可謂善處人倫之變矣。或曰。斬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爲之乎。是則講學之家。責人無已。非余之所敢聞也。

翁仲

老僕劉廷宣。言雍正初。佃戶張璜。於褚寺東架團焦。俗謂之團瓢。焦字音轉也。二字出北齊書本紀。守瓜。夜恒見一人。行步遲重。徐徐向西北去。一夕偶竊隨之。視所往。見至一叢冢處。有十餘女鬼出。迓卽共狎笑。蝶戲。知爲妖物。然似是蠢蠢無所能。乃藏火銃於團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見其過。發銃猝擊。訇然仆地。秉火趨視。乃一翁仲也。次日積柴燔爲灰。亦無他異。至夜夢十餘婦女羅拜曰。此怪不知自何來。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鬼。無老少皆遭脅污。有支拒者。登其墳頂。踊躍數四。卽土陷棺裂。無可棲身。故不敢不

從。然飲恨則久矣。今蒙驅除。故來謝也。後有從高川來者云。石人窪馮道墓前。（馮道。景城人。所居今猶名相國莊。距景城二三里。墓則在今石人窪。余幼時見殘缺石獸。石翁仲。尚有存者。縣志云。不知道墓所在。蓋承舊志之誤也。）忽失一石人。乃知卽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煉成形。歲月不爲不久。乃甫能幻化。卽縱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禍。與邵二雲所言木偶。其事略同。均可爲器。小易盈者鑒也。

滄州董華婦

滄州有董華者。讀書不成。流落爲市肆司書算。復不能善事其長。爲所排擠。出以賣藥卜卦自給。遂貧無立錐。一母一妻。以縫紉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會歲饑。枵腹杜門。勢且俱斃。聞鄰村富翁方買妾。乃謀於母。將鬻婦以求活。婦初不從。華告以失節事大。致母餓死。事尤大。乃涕泗曲從。惟約以倘得生還。乞仍爲夫婦。華亦諾之。婦故有姿。富翁頗寵眷。然枕席時有淚痕。富翁因問。毅然對曰。身已屬君。事事可聽。君所爲。至感憶舊恩。則雖刀鋸在前。亦不能斷此念也。適歲再饑。華與母並爲餓殍。富翁慮有變。匿不使知。有一鄰嫗。偶洩之。婦殊不哭。癡坐良久。告其婢媪曰。吾所以隱忍受玷者。一以活姑與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餘。度不數年。卽當就木。吾年尙少。計其子必不留我。我猶冀缺月再圓也。今則已矣。突起開樓窗。踊身倒墜而死。此與前錄所載福建學院妾相類。然彼以兒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無恨。此則以養姑養夫之故。萬不得已而失身。乃卒無救於姑與夫。事與願違。徒遭玷浣。痛而一決。其賈恨尤可悲矣。

狐畫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硯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瑋。薄游楚豫。周以畫

松名。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擎夭矯。橫徑北壁。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覺濃陰入座。長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攢立壁下。指點贊嘆。忽一友拊掌絕倒。衆友俄亦闕堂。蓋松下畫一祕戲圖。有大木榻。布長簾。一男一婦。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態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一以兩手承婦枕。防蹂躪墜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趨視。眉目逼真。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悲甚。望空指劃。詈妖狐。忽檐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目睹。昨夕得觀妙迹。坐臥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實不平。是以與君小作劇。君尙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圖之。蓋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秉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爲狐魅。曾詬厲也。衆爲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輒盡。惟不食餽饌。曰。不茹葷四百餘年矣。瀕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凌物。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儻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色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二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園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楊師道之詩。）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畫猶努力出棧。有心作態。

棋道士

景城北岡有元帝廟。明末所建也。歲久壁上徽迹隱隱。成峯巒起伏之形。望似遠山籠霧。余幼時尙及見

之。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畫工以墨鉤勒。遂似削圓方竹。今廟已圯盡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戲。故得此名。或以爲齊姓。誤也。棋至劣而至好勝。終日丁然不休。對局者或倦求去。至長跪留之。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銜之次骨。遂拜綠章。詛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誤一著。道士倖勝。少年欲改著。喧爭不許。少年粗暴。起欲相毆。惟笑而却避。曰。任君擊折我肱。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亦可云癡物矣。

江南舉子

汝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舉子以京師逆旅多湫隘。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偶晚涼樹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頗白皙。挑與語。不嗔不答。轉牆角自去。夜半睡醒。似門上了烏微有聲。疑爲盜。呼僮不應。自起開門。窺之。乃日間所見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啓戶擁以入。女子自言爲守墳人家女。酷貧。父母並拙鈍。恆恐嫁爲農家婦。頃蒙顧盼。意不自持。故從牆缺至君處。君富貴人。自必有婦。儻能措百金與父母。則爲妾媵。無悔。父母嗜利。亦必從也。舉子諾之。遂相繾綣。至雞鳴乃去。自是夜半恆至。妖媚冶蕩。百態橫生。舉子以爲巫山洛水。不是過也。一夜來稍遲。舉子自步月候之。乃忽從樹杪飛下。舉子頓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諱。笑而應曰。初恐君駭怖。故託虛詞。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將來游宦四方。有一隱形隨侍之妾。不煩車馬。不擇居停。不需衣食。畫可攜于懷袖。夜卽出而薦枕席。不愈於千金買笑耶。舉子思之計良得。自是潛住書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燭則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髻亂釵橫狀。舉子疑之而未決。旣而與其孿童亂。旋爲二僕所窺。亦並與亂。庖人知之。亦續狎焉。一日晝與孿童寢。舉子潛扼殺之。遂現狐形。因埋於牆外。半月後有老翁詣舉子曰。吾女託身爲君妾。何忽見殺。舉子憤然曰。汝

知汝女爲吾妾。則易言矣。夫兩雄共雌。爭而相戕。是爲妒姦。於律當議抵。汝女旣爲我妾。明知非人。而不改盟。則夫婦之名分定矣。而旣淫於他人。又淫於我僕。我爲本夫。例得捕姦。殺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則何不殺君僕。舉子曰。汝女死。則形見。此則皆人也。手刃四人。而執一死狐爲罪案。使汝爲刑官。能據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以手拊膝曰。女自取也。夫吾誠不料女至此。振衣自去。舉子旋移居華提菴。與慎思鄰房。其變童與狐尤昵。銜主人之太忍。具洩其事於慎思。故得其詳。

胡侍御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疎闊。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殆於似之。奴輩玩弄如嬰孩。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竹君憤尤甚。乃盡發其姦。迫逐之。然積習已深。密相授受。不數月仍故轍。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爲竹君騰謗。反得喜事名。於是人皆坐視。惟以小人。有黨君子無黨。姑自解嘲云爾。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死後一日。有舊僕來哭盡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會館。月俸本足以溫飽。徒以我輩剝削。致薪米不給。彼時以京師長隨連衡成局。有忠於主人者。共排擠之。使無食宿地。故不敢立異。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幸獻所積助棺斂。冀少贖地獄罪也。祝訖自去。滿堂賓客之僕。皆相顧失色。陳裕齋因舉一事曰。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走往挑之。少婦正色曰。實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殞命。已自誓於神。此生決不再偶。爾無妄念。徒取禍也。此僕其類此狐歟。然余謂終賢

於掉頭竟去者

觚賸 人觚

鈕 琇

熊廷弼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無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

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同安婦人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旁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啓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會稽樵人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惟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荊州黃姓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嚥，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頤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尙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紅桃

滿州子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吐

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則異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啓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網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疏狂之咎。尙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李蟠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

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囂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瀹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豔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躡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闕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入。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徐緯真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

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沉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諛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

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宜干神怒。遭冥誅也。

黃中

順治十年三月。龍溪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有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常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廁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款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昇

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銀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金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物觚

鈕琇

姑蘇金老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舵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然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三行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山東文登縣海怪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瑾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

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鈇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於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絕。

丁姓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床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但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愬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乃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趙午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游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釜餼。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

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卽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受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握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僮事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獵人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蓊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金蝦蟆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折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見，趯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宏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

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慎乎。

燕觚

鈕琇

高訓蒙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櫺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鄭濂婦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祕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衆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衣。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

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豫觚

鈕琇

永城張生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扇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初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轆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鑿曰。君無顯秩。卽一片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沉龔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閑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闈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

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淒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託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竇四

竇四者。沈邱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頎而髯。謂之曰。我欲暫託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鬚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象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秦觚

屈曼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

鈕 琇

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如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咽。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點者。履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吳觚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迺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旣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三髯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溪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雉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

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若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拗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蘂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邯鄲士人小傳

鄭方坤

劉續邵

劉續邵字高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游於市。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不顧也。設帳於東明觀。問字者履常滿。說經鏗鏘。尤熟於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遊西韓巨室。乃素所受業者。念先生貧。瀕行奉一篋金爲壽。詰旦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何如。請試一文。最佳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壓卷。卽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生不以爲然。則笑曰。

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既而嘆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嶽崎歷落人耶。

張鎮嶽

張鎮嶽字崧高，弱歲能文，下筆如兔起鶻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爲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卽所拔前茅士，當廷謁，頃擲試卷與讀，輒嫚罵，繼之以扑。諸學宮弟子悉股栗，顧獨咨賞鎮嶽文，曰：若張生者，誠所謂鷲鳥累百，不如一鶚者矣。然鎮嶽殊落拓，又耽酒，每沈醉入棘闈，逮納卷出，宿醉猶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卽雋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產佐酒，產盡則以書畫玩好之屬入酒家壚，嘗客遊於永年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蓋十數輩，著作甚夥，嬾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酒病而卒。

李桂品

李桂品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善辨，膽氣絕人。明季館於武安，方講業，忽土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邯鄲李蘭如也。俄而一錦衣怒馬者入，曰：聞李先生名久，未辨真僞，答曰：何僞也？曰：果真耶？請爲數二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數已，因掀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奮其智勇，際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勳業於旂常，視彼赤眉銅馬，昧於逆順之機，名污簡編，而身膏斧鑕者，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大嘆服，戒其黨卽遠去。毋溷李先生所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間月一發，發則泣罷鼓歌，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于某所開講，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旣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識字義，卽如子字應作丫頭兩點，乃回頭

顧母也。高風大慟曰：吾無母可顧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病卒。無子。

冀燧

冀燧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卽工書法。古帖臨摹。不下數千編。每搆一筆。必凝精聚神。而成之。閱十餘年。技益進。出入于褚河南。米襄陽之間。而自爲一體。家臨滏水之濱。求書者趾相錯。性顧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欣適。卽猥妓賣菜。傭以收素。零紈請者。罔弗應。其有不可。卽當路貴人。費金帛來。輒麾之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所作七言小詩。最楚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轡未聘。而蘭士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壘

郭壘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趣高潔。有泥塗軒冕之風。少卽棄去舉子業。不事于先人墓田側。築室數楹。蒔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劉半舫先生主詩壇。物色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于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咏新月句云：隔水森疎樹。依山覺晚晴。登山句云：碧落含清景。鴻濛養翠微。遊冗園句云：隔屋邀山兼寺影。閉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小牕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卽詩。讀其詩。想見其爲人。冷韻遙情。誠哉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已。

馬鉅任

馬鉅任者。失其字。自號小顛。髫年補諸生。縱酒吟詩。好爲談諧曼衍之談。深博無涯。卽善辯者不能折。業師張某聞而嘆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超。才鋒太露。終非有成器耳。閱數年。忽棄家去。莫知其所往。

居久之有役僧至邑西之靈芝寺。趺坐竟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真小顛也。強之歸。逼于親黨。返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食餼于庠。一日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啓戶遁。再祝髮。往來林處。百泉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行願。號萬峯禪師。嘗以牛米水火四字縱橫顛倒作玄機。人不能測。所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見之。甲子後遂滅其跡云。

板橋雜記

俞懷

李十娘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扶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險麈。燕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訐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

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藜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尙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妮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間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喫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邠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

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啞啞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閒遊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從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妹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肉食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

以文駕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窀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筭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侑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恆之水部王式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董白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

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提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雪蘭鼓琴。喜作風枝嬾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筆筴。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絕貧入道。攜來綺綠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馬嬌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煙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

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硯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役。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中山公子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羣姬星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李貞麗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闖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槩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閨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槩。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攪分棧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筵竹會心歡。裏鈔稗金走情友。開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二湯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學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腫而頰脣。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鬢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初夏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如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祕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徐二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于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卽誘以多金弗顧也。余游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卻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鉤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嫗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僮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飲助。並糾同志爲卜居于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

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飄。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訟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情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爲誦家杲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矯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恣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深幽。翛然絕俗。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權。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于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筥。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與會所至。雖素心人。不能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張玉秀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

倒出數百金梳櫛之爲懽。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于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資。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于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二晝夜。傾資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皆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杼。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大有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于青樓中得之。余旣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宿諾云。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嫺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一。白晳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尙賴三人作生計焉。

許壽子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姬。旣而生以失館旅居。囊殮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于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婉轉營謀。得應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于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煙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欵欵

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卽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資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

方璇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於甲辰秋會相識於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珊來。于今三年。河干邂逅。煙輕月瘦。雪韻花嬌。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裁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僮父使酒罵座。意將逮辱。珊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髻。束雙彎。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于新月淡于雲之句。珊來頗解賞音。挽余書於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賦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場。

陳銀兒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妝。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

余友陳子心懺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間步平康。獨于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姑蘇之好夢。暇即往訪。挑以詞。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爲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拘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爲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尙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爲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粵雅堂今世說

王 暉

荆元初

荆元初爲丹陽巨族。族之人推元初爲祠正。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牲牽。率羣從子姓。執籩裸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誣罰。雖甚頑梗。若撻於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

林西仲

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耑寵稔惡。林廉得其蹟。逮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

過遷善。賈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於時。及林罷去。泣於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咸異其言。

郭鳴上

郭鳴上。筮仕授崑山縣令。縣故劇。難治。吏人且多豪猾。郭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於道。乃詐稱疾不起。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視之。則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爲我盡知之。今爲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郭任。無犯法者。

丁樂園

丁樂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瑋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丁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名。終爲大器。榜發。乃廬陽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服天下。

趙洞門

趙洞門。爲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時吳鬻次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

友沂早世。趙亦以痛子歿於客邸。兩孫孤立。藺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嘆趙爲知人。

侯輔之

侯輔之少遭家難。避居嘉興。捕者突至。逮繫登舟。侯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者以爲癡。且以紈袴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簡視行李。或登陸。意益懈。侯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坐桑林中。捕者眙愕。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大搜林中。侯望見火光所指。卽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遂脫於難。

嘯亭雜錄

禮親王

吳留村

吳大圭。紹興人。明末負販遼東。先烈王收爲幕客。掌會計事。任頭等護衛。邸中皆呼爲蠻宰。子（興祚）字留村。以乙榜知吳錫縣。有惠政。因忤上官罷。落拓江淮間。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命攻紫琅山下。之承制授太守。時吳逆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衆數萬犯汀州。閩中大震。公啓王曰：此可折簡招也。因輕裘率數騎入大任軍。叩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公曰：吾來生弔將軍。安得不哭。將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待將軍如心腹。託以專閫。深信不疑。數年之間。屢爲官兵所敗。鋌而走險。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挾久逸之衆。破將軍如摧枯拉朽。將軍兵敗身辱。孤軍南下。何以復見吳王。是死期已近。僕安得不豫弔。大任遲回久之。曰：然則歸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來實王使。以迓將

軍請解甲歸朝。可保全名。大任悟。乃率衆降。王大喜曰。公此行何異汾陽之見回紇也。公歷任至兩廣總督。偕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功。鄭氏既降。又奏通洋舶立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賴以豐庶。後以事去官。降副都統。仁廟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御營絕糧已數日。上大喜。謂理密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詢運官名。近臣以公對。上曰。究竟舊臣可恃也。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歲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奉旨命天下督撫資助。公毫無獻納。王怪之。及邸成。公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寢。無不合度。蓋公豫令人丈量製辦也。王意釋然。雖小節其敏捷如此。

索家奴

索相性貪。下屬多以賄進。然有謀略。三逆叛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逆患之。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頰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親見。料理軍書。竟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良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投公邸中爲奴。執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此事可比張魏公。然張以忠貞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苞苴不禁。致干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望矣。

王樹勳

王樹勳江都人。父某曾任微職。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慧寺爲僧。法名明心。性詭詐。剽竊佛氏緒。

語。妄談圓覺。假扶乩卜筮諸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以重賄賂。闇者多探其陰事。故人愈尊奉之。蔡子蒲龐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子弟。其餘達官顯宦。爲門人者無算。至朱文正公亦與談。他可知矣。爲和相訪。擊樹勳重賄司員。吉倫末減其罪。勒令還俗。游蕩江湖間。值川楚教匪亂。松相公（筠）督師湖北。樹勳策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勳投其意旨。公大賞鑒。命易道士裝。入賊寨中說賊降。公大悅。獎以七品職銜。從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入都引見刑部尚書金光悌。貪吏也。其子病劇。延樹勳醫治。忱以禍福光悌。至長跪請命。爲御史石公（承藻）所劾。上下其章。訊得實。上獎之曰。真御史也。褫樹勳職。遣戍黑龍江。光悌已故。免議。蔡子蒲宋鎔黜降有差。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致身二千石。雖遭遣戍。謫死窮荒。不無厚幸。獨惜諸名士以翰墨名流。甘爲緇衣弟子。致遭其辱。可謂斯文墮地矣。

李毓昌

李縣令（毓昌）山東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揀發江蘇試用。淮安報水災。大吏遣公往查。故事。惟收陋規而已。山陽令王仲漢貪吏也。有冒增戶口事。公欲舉。仲漢懼。乞太守王某代緩頰。公力拒。仲漢乃遣其僕包祥。乞公從者李祥。顧祥姚升等。以賄進。公正色曰。今歲某赴科場。皇上所命題。卽以德本財末爲言。某雖不肖。敢欺君納賄耶。明日並以此稟制府也。李祥等退告包祥。包祥懼。因以賄贈顧祥姚升等。謀害公。以滅口。是晚公赴太守宴歸。明早卽解纜。時寓古寺中。寂闕無人。公夜獨酌自遣。僕等以毒酒進。公飲覺之。遂停杯。血流於頤。僕等愈懼。用帛勒之。以自縊聞。王仲漢並賄檢驗者。遂朦朧通稟。公柩歸。叔某於褻衣中覩血跡。因上控都察院。上大怒。命緹帥緝獲姚升。盡得實。逮仲漢入鞫。供如前。立置典刑。包祥顧祥

李祥姚升等皆正法。特贈公知府銜。子廕舉人。御製詩以旌之。

謝薌泉

謝薌泉先生性豪宕疎闊。大節不苟。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紛披。有濂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間。揮霍殆盡。曰：人生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與余交最善。屢戒余之浮妄躁進。余心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貌疎而內厚。不可傾蓋之間。頓稱莫逆。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衝驕。從公立命。撻之。杖以大杖。因焚其轂。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御史（世銘）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今上親政。特召爲祠部主事。曾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式善）著之。罷官。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故問之曰：吾記君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法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今尙在余箝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如此。

書劍俠事

余友畢補垣云：粵西永寧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服鮮美。年甚髫稚。與州牧款洽。陳異其人。訊諸州牧。牧曰：此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爲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欲贅李爲壻。倩州牧爲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出會客。莫相阻。陳允之。既贅。每夕出。終夜不返。所招徠者。皆峨冠奇服。相貌醜之輩。陳叟頗悔。既贅之。無如何也。吳中有葉氏子。少無賴。好劍術。

有老嫗能以劍爲雙丸納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無血跡。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受其術。出遊於外。時王師征緬甸。轉餉至楚南沅州。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驚。責胥隸捕緝。終日笞撻。有老胥曰。銀至數百鞘。非一人所能持。如其夥衆。聲應諠沓。何以守者無所聞見。必有異。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沉異而問之。老胥告以故。葉憐其老。曰吾代爲覓之。因赴滇黔物色。終不得。一日之永寧。遇李生於途。詫曰。此小李將軍也。奚至此。問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壻也。葉遂至陳宅。告楚中失帑事。陳亦訝曰。數日前壻頗暴富。未審所自。豈卽盜官項耶。葉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叟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悽然曰。此必有異。究詰之。女戰慄無人色。長跪以謝。李生疑有他故。拔壁上劍。將斬之。葉自窗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某也。李嗒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葉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爲重。豈可盜官家物。遺禍於人。以遭天譴。李生曰。諾。兄速回楚。官帑保無遺失。吾亦棄此而他徙矣。葉辭陳叟歸。李生亦以其日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沉庫得所失鞘。封印如故。葉旣歸。吳物色者愈衆。葉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辭父母之點蒼山學道。至今未歸。

嘯亭續錄

禮親王

記孫延齡事

孫延齡。孔定南壻也。定南殉粵西難。女四貞。年十二。乳嫗攜之。遯民間得免。順治十年。將軍線國安收復桂林。四貞歸京師。旣長。適延齡。王在時所許字也。康熙三年。延齡出鎮衡州。六年六月。移鎮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爲正副都統。受延齡制。延齡所居明靖江王府。旣居之。忽忽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

事。學圍棋鼓琴。臨池揚摹古帖。挾彈丸張罾罟。取魚鳥以爲樂。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貴。無大材略。不層爲之下。而延齡亦驕縱。數傲侮王孟。遂有隙。十二年二月。永年爲兵校所認。延齡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聞。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由是益憾永年。時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事。上遣大臣出勘。兩造延齡內不自安。十三年正月。吳三桂叛。延齡遂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遣人納款於三桂。奇髮易冠。發兵反。囚文毅。殺潯州知府劉浩。知縣劉欽。鄰周倍生等。以應三桂。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狡持兩端。延齡使人逼其易衣冠。不從。詈之。又遣其兄延基與總兵官陳全攻雄。雄不爲動。七月。又遣總兵官侯成德攻雄。爲雄所敗。雄亦爲流矢中。頰是以愈不睦。既而延齡上表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十五年。軍士念故將軍線國安舊恩。鼓譟奉線三公子爲主。謂市德於線公子。而線公子約束軍士頗嚴。復鼓譟囚線公子。而迎延齡。時延齡夫婦逃匿小民孫七家。軍士迹至。以二輿從。延齡疑懼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云爾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定南乎。軍士環列叩首。具陳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婦。而挽輿以行。既入府。延齡慚不能視事。謂孔氏曰。吾之復得生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爲閒人矣。孔氏遂戎服擊鼓陞堂。理軍務。軍士頗服。十六年。線公子以前事流廣州。逃之柳州。說馬雄代延齡。延齡聞雄兵至。疑城中有內應。籍諸仇家。無男女老幼。夜盡驅之灘水旁。每十口一舉刃推置水中。至明而畢。江亦水不流。實無內應也。雄至。相持數月。無勝敗。乃引去。遂致書三桂。譖延齡。

陽奉命實歸本朝。三桂固怒其不稱臣，益信。十月遣其兄子僞將軍吳世琮至桂林，紿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譖己，郊迎世琮，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四貞率殘兵遁歸，老於京師，以善終。延齡死後十餘日，雄亦病死。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科，家甚豪富，喜施予。鄉人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數百人，爲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撻，君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爲撻援，非人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轡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與君素有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楛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吳逆叛，僞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爲賞鑒，曰：「奇男子也。」大任屢寇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爲之關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獎。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待以奴隸，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吾恐鐘室之禍，復見於君也。」韓爲色沮，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也？」大任乃從撫。先良王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國家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井，復爲聖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繯囚之軀，污章甫之榮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爲僧，居杭州侶雲。

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奇人也。

李廣芸之死

李公廣芸江蘇奉賢人。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爲天下清官第一。屢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爲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爲廉潔。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爲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公憤然曰。芸雖不肖。爲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許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賤錢數百元。皆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囑福州守涂以轉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轉拍案厲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怫然入寓。懷冤狀自縊死。事聞。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鞠其獄。閩中大夫爭伏欽差寓門。以鳴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轉遣戍黑龍江。復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冤乃白。閩紳復建公祠於省。春秋脥饗。以報其德云。

